水邨集

記
題跋
雜著
箋 附婚書
祭文
上梁文
祝文

へ20
1012
5

20

水村集卷之九目錄

記

春羅臺記
龍淵臺記
卧理軒記
安陰縣光風樓改構月日記
臨鏡村對畫堂記
冽泉齋記
咸從朝宗樓重修記

題跋

題李殿中寅昌旌孝帖
題唐詩五言後
題昌城子獨碁齋記後
手書唐五言古詩跋
題權調元奇勝帖後
題手書周易後
書石公尺牘卷首
題者英詩帖後
題詩話叢林後
箋狀 婚書附
原州牧 大殿誕日賀箋
大殿卽位四十年百官陳賀箋
巡營正朝禮狀
兵使到界禮狀
原州牧到任禮狀
第三子行元婚書
上樑文
青川書院上樑文
萬世洞萬世菴上樑文
江華忠烈祠講堂重建上樑文

浮山書院上樑文
雜著
和歸去來辭
駁吏商
擬唐太史令傅奕請除佛法奏
記任廷益生還始末
書瞽者姜翊周異事
辨王右軍書道德經眞贋說
清靜經題目辨
書贈從孫遭出宰永同
書贈從孫選
示豐川同宗諸人
冊袱銘
大典寺大雄殿上樑偈

水村集卷之九

記

春羅臺記

山陰之西有里曰烏石有溪曰烏溪是溪也東流入于鏡湖沿溪行一十里至春羅臺南有水自安心寺來者曰紙渠以其上有紙村故名北有水自成佛山來者曰堂渠以其上有神堂故名兩水抱臺而合即成深潭自潭以東始名烏溪臺高數仞而臨潭斗起石色正黑上可坐數十人有大槲樹中臺而立一根兩榦歧生張枝葉能蔭人坐臺上下瞰潭中魚十餘

頭出沒游泳似與遊者相樂極有濠上之趣臺之下
潭之西有盤石平鋪石色遠水者黑而近水者白水
中沙礫皆如玉從盤石仰看臺之巍然臨水非一石
之功衆大石積累而成若有意而爲之者其石面皆
躑躅丹楓黃楊藤蘿蘼蕪之屬倒暎潭水宛若畫圖
其上多蜀魄斑鳩哀鳴之禽盤石之西又有槽巖左
右及底皆一石而狀如槽堂渠瀉下其中鳴聲鏘然
上有兩樹並立蔽夕陽一松一杉臺之清淨奇邃於
一邑最善而其名聞未顯境因窮僻而好事之士或
未能至耶抑人之見有不同者耶余因行野偶然而
到如得韻人逸士不覺心目俱朗爲之逍遥竟夕樂
而忘歸余之暇日一節之遊當自此始遂爲之記是
日即壬戌秋九月己酉也

龍淵臺記

自春羅臺西百八十舉武至紙渠上得龍淵有巖壁
立巑岏中折爲壑溪水來注峻急盪擊噴射洶然喧
豗仍積而成淵其深無底人言舊有龍藏焉今亡矣
巖有五六大樹覆水蔽日淵之左有石磴欲從而窺
淵懼不忍俯磴上山厓斗起臨淵余指而異之即攀
援而登上稍平曠天作一臺厓形下絕數十仞灌莽

薪蒸蒙雜薈蔚蓊無所見迺命僕隸持鎌斧剪而除之疏而通之嘉木秀美草茁由其中而瞰焉水之奔流豪壯石之突兀詭怪淵之險絕幽邃莫得遁其狀盡效於臺之下噫非是淵無以極其奇非是臺無以窮其勝是淵也是臺也造物所以爲人而並設者歟余獨坐臺上夐寂無人水石澎湃山鳥號嘯悄然悽凜似有遺世之懷矣遂抵暮而歸或傳德溪吳子嘗欲作亭於斯而未果云

卧理軒記

邑之廨宇必有燕居之所以適其偃息焉盖政堂外也不可以内之衙宅内也不可以外之則豈可無居内外之中者乎湖亭水館非不煥而美也高而敞也只極曠如之觀則獨可闕奥如者乎此余軒之所以作也余以癸亥春自新衙移于舊衙於西臺之外東軒之内占隙地撤新衙小軒移構二間東房而西閣板其龕而藏書焉簟其簷而蔽日焉北園有脩竹數百竿蔚然森立其下築土階二層置白梅黃菊烏竹金橘等五盆又分栽芍藥三朶靡蕪三叢紅白棠黃薔薇十餘根堦下埋雙盆作小池種荷花養小鯽十數頭西墻下作長階雜植黃白菊十二叢南垣下對

樹芭蕉兩叢每風至雨過花香滿院竹樹陰翳卉草掩映晝聞黃鸝夜聞杜宇幽軒陋室曲有奥趣余於朱墨之暇岸巾隱几于其中或讀書而遣閒或吟病而守靜如或放衙不出則民或有告訴吏行文書皆於是軒卧而理之噫古之人卧理而治今余卧理而不治治不治雖殊其卧理則一也遂以是名吾軒壁上三字之題趙亨期長卿筆也

安陰縣光風樓改構月日記

安陰縣之客館北舊有宣化樓一蠹鄭先生來守是縣改搆是樓而更名曰光風其後萬曆辛丑又復改構而不知何人所改也咸久撓圮幾將毀破張君世南莅縣之初登眺而歎曰是樓也不改且廢豈可使先賢遺蹟泯滅而無傳此眞吾責也經營三歲乃於乙丑盡撤腐傷更易以他材欄檻房堞稍增舊制煥然一新盖今乙丑去前辛丑八十五年矣十月二十日開基二十六日竪柱十二月六日上樑張君要余文以記之余乏詞華媿無以揄揚盛事略書其改搆月日俾藏于樑上山陰知縣任堅謹識

臨鏡村對畫堂記

余到是縣之初登湖亭之寫經閣望見隔湖北岸指

點而心喜默自語曰是可居也邑無具眼者耶何以
棄不居也俄有人來家者余又望見而異之曰美哉
居乎物各有主是地也今而後得其主耶問其人乃
閔生時愚也余嘗艤舟湖北杖策而登邀閔生而共
賞之盖自會稽山透迤西下環擁爲新豐村又自新
豐起伏而西蜿蜒繚繞別作斗岸而長洲以臨鏡水
鏡水之流自北而南又自東而西屈折而回抱焉閔
生之居在斗岸之下長洲之上而正得其佳處水如
鏡矣沙如雪矣鷗相伴矣魚相樂矣松覆堤矣桃挾
岸矣一湖之勝盡管而領之四時之景皆得以主之

閔生之居可謂佳矣然而此則臨湖之村亦或有之
非閔生之所專有也獨其前對換鵝道士等隔湖亭
館紅欄翠楣縹緲隱暎於茂林脩竹之間修禊亭下
層崖絕壁削立千丈幽花異樹落影倒照於澄波縠
紋之上西望潺灘長橋夕陽之行旅東望月洞遥村
一抹之孤煙宛是畫圖中看玩此則閔生之所獨有
者他人莫得而有焉余於是徘徊眺望而歎曰多乎
哉閔生之清福也古人有三公不換之語使我有此
雖爲之解官終老可也余之秩滿將歸閔生請曰居
新矣村未有號而堂未揭稱也願賜之名以侈之余

曰諾君之村臨鏡矣君之堂對畫矣以是名則得其實何如閔生謝曰甚佳請以是誇耀而傳諸後遂爲之記

冽泉齋記

余歸自武靈之翌年春靈之儒崔氏子普踵門而告余曰普於所居新作小齋農巖金公命之名曰冽泉公可無一言以記之乎余曰其義何居曰郡治東二十里有山曰古城山之上有寺曰大明寺後有巖曰太祖寺之下數百舉武有小庵遺址曰朱居士舊居其洞通稱之曰大明俗傳 皇明太祖高皇帝微時東遊暫來寄住于此故後人追懷不忘洞號巖名皆所以識也普之家在于茲山之下每入洞而向寺未嘗不顧名興思焉登巖而覩址未嘗不撫蹟起慕焉況靈是往世朝天海槎之所從路也上太祖巖西望登萊之境只隔一帶滄波而今日之中原非復昔日之中原則居於此者其接于目而感于心無日而不在於 皇明此吾齋之所以名也余作而歎曰有是哉惜余宰是邑而未及聞也善乎農巖公之命名也曹風所謂冽彼下泉浸彼苞稂者豈非以王室陵夷而小國困獘爲比者乎繼之以慨我寤嘆念彼周京

者豈非傷念周京寤寐愾嘆者乎我朝鮮之於　皇
明也並時立國傳世宗主既二百餘年而且有宇宙
間所罕有之大德焉環東土君臣父子雖千萬世不
可忘也痛惟　皇朝之淪喪不但周室之陵夷吾邦
之屈辱不翅曹國之困獘則志士仁人之淚紛至今
猶未乾也今崔君居大明之洞登太祖之巖瞻眺徘
徊於魚服舊棲之地西望隔海之中國想像疇昔之
朝宗感傷今日之滄桑則下泉之詠周京之嘆自有
所不能已者矣噫冽泉之旨在於尊周尊周一節豈
非春秋之正義乎爲士者苟明於春秋之義能以尊

周爲心則安往而不合於春秋哉處於家而殫其孝
事乎國而竭其忠自在於其中崔生勉乎哉世豈有
誠切尊周而不能盡其忠孝之道者哉抑余於此別
有所感焉昔我老先生尤菴公獨秉春秋之大義一
生誠節唯在於尊周際遇　寧廟志同道合欲伸大
義於天下而天不從願功業夭枉此誠千古之至恨
也惟我　聖上繼述　先志宵旰一念不弛尊周而
今年甲申即我　皇朝喪亡之周甲三月十九即我
毅宗殉社之諱日也　聖上追懷感痛乃於禁苑設
壇躬行望祭之禮舉國臣民莫不聳歎此誠千古之

盛典也余心抱千古之至恨目覩千古之盛典自不覺感淚之盈襟今於冽泉之記益激悲歌慷慨之懷遂并書此而贈之以勗崔生忠義之氣焉

咸從朝宗樓重修記（公謫咸從主倅請樓記以罪累不欲揭名遂代而爲文如此）

邑之有亭榭樓觀尚矣不可廢也試讀柳州之東亭黃州之竹樓諸記槩亦可見況茲牙城處關外地盡頭去京師七百里而東對峻嶺西臨大洋衙軒之右有阜特起即一爽塏則置楹棟而登眺固其所也而惜乎前後邑宰皆以荒僻自居使殊勝埋沒人多恨之乃於　先朝辛未太守洪君整始創一宇東亭而西樓亭扁曰望雲樓扁曰朝宗洪君只記望雲而不及朝宗者何也蓋昔水路朝天行由此海則今茲命名其意自在噫受　命分符跡遠楓陛終南杳然戀闕心丹登斯亭也則瞻仰九天唯望日下之雲而已天命尚醉神州陸沉碧海依舊星槎路斷登斯樓也則追感往事愴對江漢之朝而已愛君之誠尊周之義秉彝之心人人同然則吾謂是亭也是樓也可與天壤相獎而不可無也第緣地迥而架高四無障蔽風打雨傷毀破將壞歲庚子申君憲周來莅于此改

構重修增其舊制勝槩益新亦豈非一佳政也哉申君未有記而奄忽焉余以辛丑冬繼守是府其責在我略識實蹟以備後之覽者

題跋

題李殿中寅昌旌孝帖

嗟呼至哉李君之孝也吮瘡嘗糞世所罕有況寢雪返風古亦稀聞嗟乎至哉鄉里安得不感泣朝家安得不褒贈也今觀旌孝一帖諸公之叙述備矣顧余一言何足有無於其間而景慕之極庸作詞以寓忱焉瞻彼鳳棲之高山兮孝子攸廬嗟我孝子之至行兮鳳歟人歟人與鳳其俱逝兮山空廬虛留得千古之芳聲兮過者式閭

題唐詩五言後

右唐詩五言古體二卷昔余先君以高廷禮品彙五言太煩屬諸文谷金相公點選而余弟晉叔於嶺營趨庭之日倩人繕寫常作案上玩者也今者姪士元猶以爲多携此卷來俾余更抄其尤警者以資吟誦噫此書之作今纔二十八年矣先君下世之後晉弟繼以奄忽文谷相公頃又罹金罌之禍余以白首獨居此世俛仰之間遽閱滄桑今見是編不覺撫卷流

涕既加抄點仍以數字題其末而歸之壬申六月下
浣水村病叟

題昌城子獨碁齋記後

余與昌城子多異而少同其氣禀剛緊與柔緩則異
其志慮精明與愚昧則異其學識辯博與拙訥則異
其才猷通敏與魯鈍則異唯是秉心欲不邪也行已
欲不汚也膠柱古道擿埴今世衆棄而自喜極窮而
能安此其所同者也自其異者而觀之則宜若不相
合也吾二人者相得驩甚自少至老不少變豈不以
異者雖多而盡在形骸之外同者雖少而自有默契

於中也哉今昌城子示余以其獨碁齋記余讀之忻
然而笑曰以子之才亦不善於碁耶余平生不能碁
未嘗一與人對局今子亦然則此亦一相同者耶然
子不工碁而好碁至以獨碁自娛既已扁其齋又爲
文而述其趣豈誠癖於碁耶古之人皆有所託物而
寓懷者不必其所能焉陶子之愛琴豈以其能彈也
蘇子之嗜酒豈以其能飲也自有深意寓於其間而
人不得知之耳今子之記宏肆明暢說盡獨碁之妙
無復餘蘊渙乎若聽惠莊之辯可謂奇矣然其所託
有獨得難言之旨則亦非是記之所能道也子不以

言形者我以意會之子不以文傳者我以心得之向所謂默契于中者其以是歟抑余又有一言告子曰以吾兩畸人處此世何樂也願與子携文楸歸田野蒼顏白髮偶坐對局於清流翠樾之間子以無意着手我亦以無意應之我以無味下子子亦以無味敵之忘懷於彼此外心於得失則無巧拙無勝負茫然而相合混然而爲一不知對碁之碁耶獨碁之碁耶昭文氏之鼓琴耶南郭子之隱几耶天下之樂無以易者顧安得以辦此噫壬申暮秋之初水村病友跋

手書唐五言古詩跋

余讀唐五言古詩有適意愜心者拔而錄之只採其詞趣古雅而調響警絕者詞雖古而調不警則不取也調雖警而詞不古則不取也以杜李爲宗主而以韋柳爲羽翼旁掇諸人合作若干篇亦不拘中晚手書一小冊置諸几上每當花朝月夕閒諷靜詠杳然神遊於九霄之上八極之外矣其取捨之妙賞愛之至可與知者道難以語氷於夏蟲也庚辰上元日水村居士書

題權調元奇勝帖後

奇勝帖者權調元之畫其夢而記之者也展其畫山

海林壑清曠遼闊亭觀花樹超絶幽邃此眞世外別區可謂勝矣讀其記以一葉小舟横截滄海到得何搽蒐裘賞弄風煙仍携月登樓會親朋而有觴詠之樂此眞天下異事可謂奇矣調元之得此夢宜乎記之畫之名之以奇勝者歟第調元以此夢追配於弼雲翁之夢而謂爲永享清福之一大兆驗將執作他日之左契昔弼雲翁旣不敢自占而付之他人今調元之能斷爲已有而不疑者抑有所明徵異符人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耶調元麟角鳳觜也必出而爲當世用其事業功名未知其能得盡其才如其意而告老休退於海上別墅果如夢中所占否若然者盖將身入宦海閱歷無限風波而後始就安閒境界吾恐調元之夢憂樂兼焉戒之哉戒之哉帖中夢裏同遊兩友叙若詩及諸君題語皆可觀庚辰暮春水村病夫書

題手書周易後

包羲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卦文王作彖辭以斷一卦之吉凶周公作爻辭以繫六爻之吉凶爲上下二經古之易唯此而已孔子所讀韋編三絶者是也孔子作彖傳以釋彖辭作象傳以釋卦象及爻象各有

上下二篇又有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等篇此所謂十翼者也古者以二經及十翼各自爲卷不相紊亂漢儒以彖象傳釋經附於卦後增入文言於其下而加以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於經今本乾卦例是也其後又以彖傳附於彖辭之後象傳分附於各爻之後今本坤卦以後之例是也程子傳因分附之本朱子本義始從呂東萊所定釐爲經二卷傳十卷以復孔氏之舊可謂正矣今之大全依程傳而不從本義之所定余謂三聖之辭一也以孔子之辭附於文王周公所繫之後以通一卦之義則可矣若其分裂附入於彖爻之間則豈不誤哉如象傳乃有韻之文尤不可以分者也余今作一本依乾卦例先書彖辭爻辭繼書彖象兩傳及文言而繫辭以下自如其舊雖不若本義所定之爲正古人已開此例既不害義而便於通究手自繕寫以資老境讀誦云庚辰復月哉生明水村居士書

書石公尺牘卷首

昔亡友趙長卿爲余言明袁中郎集可觀余今借得於農巖閱之其學宗瞿曇氏其文原莊周氏大抵非吾儒從六藝中來者也其談文盛推歐蘇於當時斥

王李而許茅唐亦自有眼其匠心鑄辭要自胸中流出筆端鼓舞不沿襲故套陳語往往有脫灑可喜者蓋亦藝苑之一豪也其中小札短簡雖多傲世玩人漫浪遊戲之語儘奇警無凡筆可想其爲人之出塵余絕愛之遂手錄一小冊以爲欹枕禦睡之資題曰石公尺牘石公中郎號也歲丙戌秋八月上浣水村病翁書

題耆英詩帖後

此帖萬曆丙午春耆英諸公作也芝川唱之月汀西澗東泮和之月汀復以序弁之是四老世所稱傑鉅名公皆筆健詩高非後生可及吉光片羽雖少寶也李生命錫以東泮公之玄孫得此而誇示於余綃軸破裂遂命工改粧撫卷三歎而歸之崇禎紀元後八十二年己丑仲春之望水村七十病翁書于密城之邀仙館

題詩話叢林後

玄默子癖於詩癖者病也古人有泉石膏肓煙霞痼疾夫泉石煙霞豈可爲人之膏肓痼疾者而苟使惑好之則能爲病若此況詩之可喜可愛不翅若泉石煙霞則其爲膏肓痼疾於人不豈大矣乎玄默子之

於詩沉潛淪溺於其中耽嗜之不已古今諸詩既自
飫觀而熟復迺於東方詩大家名家有集行世者盡
皆包括凡雜出傳記及傳誦街巷者搜遺鉤匿唯恐
有失以至小儒賤流緇黃婦孺數句一語之可取者
靡不採掇細加評隲目之曰小華詩評猶矻矻不止
更續以補遺置閏又復上自麗代下至今日鳩聚文
人韻士譚詩瑣說裒輯爲詩話叢林四冊余得而徧
閱之掩卷而歎曰美哉詩話之作蔑以加矣此庶與
元美巵言元瑞詩藪繼武並駕亦足誇示中華以東
國之多詩人秋苑之功夫豈小哉然而玄默子之癖
可謂病矣倘非已成膏肓其竭力殫心奚至是耶余
於少也亦有是病始草漫錄若干語聞玄默子所著
已盛遂輟不復爲今觀叢林余之漫錄混收入焉爲
之一笑是亦不可以已者耶噫詩者吟詠性情者也
只可寓興遣懷而止何必耗精弊神窮探極索以至
耀世留名而後快哉余老而覺其病盡去其癖而悔
其晚也今玄默子之癖老而不休其所著撰甚佳而
可玩傳後而無疑第其癖則病也老子曰夫惟病病
是以不病余既自病其病故今不病矣玄默子盍亦
病其病而以求不病也哉甲午暮春水村翁任大仲

書

箋狀 婚書附

原州牧　大殿誕日賀箋 丁亥

五百年生聖咸仰如日之臨八千歲爲秋復回流虹之節神祇行慶朝野騰歡恭惟運撫盈成恩均動植齊七政而建極一世春臺斂五福而錫民四海壽域茲屆誕彌之月益迓景貺于天伏念臣待罪東州懸心北闕官分內外縱阻嵩呼之班賀同邇遐倍切華祝之悃

大殿即位四十年百官陳賀箋

昌期屬千一之運駿命載新光御逮四十之春鴻休滋至慶關宗社喜溢臣民恭惟業撫盈成德著祈永寅畏匪懈純嘏克叶於龜疇申錫無疆寶曆自綿於鳳紀咸仰謙抑之聖念益切顒望之羣情　先朝之舊事是遵徽典並美頃歲之盛禮復舉縟儀彌章肆當萬福之俱膺茲率百僚而同抃伏念皆以駑質幸厠鵷行新逢匝域之歡昌勝蹈舞願獻齊天之壽共祝岡陵

巡營正朝禮狀

灰盡葭管聿見天下同春花頌椒盤敢賀月正元日

三陽回泰百福俱升伏惟出自銀臺來杖玉節觀風東峽幾停問俗之車翫月南樓細傾憂國之酒旣宣一方之美化宜受三元之盛禧伏念霜髮明朝雷封四歲民憂孔棘敢緩芻牧之求歲華肇新敬伸竿尺之禮

兵使到界禮狀 密陽

承綸北闕旣膺推轂之恩杖鉞南維聿宣制閫之略光增壁壘頌播干城竊惟六韜蔵胸九重注意營開細柳隱若虎豹之在山威振扶桑帖然鯨鯢之息浪庶見士心之挾纊可致邊面之掛弓伏念非製錦才受分竹任預修戈甲縱媿軍旅之未閒謹具鞬櫜庶待戎節之申令

原州牧到任禮狀

恩分竹符初起數年之廢化庇棠芨獨有二天之歡敢罄寸忱恭伸尺牘伏惟當朝雅望按藩英猷八百關東威惠遍於民吏萬二楓岳輕重係於去來適値玉節之將還甚恨銅章之晚佩伏念才豈製錦髮已成絲閭氓政饑寧有卧理之趣案牘難掃必貽坐嘯之譏

第三子行元婚書 戊子

情同兄弟既托三世之交申以婚姻更結二姓之好
眷辱嘉命喜溢微門堅第三子行元庭訓蔑如寧有
圭復之謹童騃無似愧乏玉潤之稱伏承令愛禀婉
嫕之天資教不出閫著柔靜之閨則年纔及笄允協
匪斧之求幸遂迨氷之詠願有家室實均父母之心
宜爾子孫庶繼祖考之慶式遵儷皮之禮敢奉尺紙
之書伏惟尊慈俯賜鑑念

上樑文

青川書院上樑文

伏以大賢留百世之澤舉切江漢之思名區剏一畝
之宮肇設春秋之享奚特家塾之重實惟邦國之光
恭惟我尤齋先生命世眞儒受天間氣授受正大統
承溪老之嫡傳淵源遠深學遵晦翁之眞訣造詣踐
履建天地而不違出處行藏質神明而無愧大哉道
學之臻極久矣士林之推宗負一代山斗之望蒼生
有不起之懼值千載風雲之會　聖祖發何晚之嘆
漢諸葛之鞠躬欲伸大義燕樂毅之攬涕恐傷先王
天未欲治耶竟齎陶鑄之志道不行命也其奈消長
之機嗟呼一網之彌空恐言金罷之受禍南遷北謫
幾作涪陵之行白日丹忱復聞竹樹之詠百身願贖

競諸生之叫闐千里銜哀紱四方之赴葬幸蒙　天
日之回照得覩寃枉之快伸　恩綍丁寧悔傷之意
至矣輿情感激悲喜之心均焉君子終莫能諒今入
人也切先生没而可祭者非公而誰睠茲華陽一區
之棲曾是滄洲晩歲之卜不容何病既慍羣小之多
言可卷而懷唯恐入林之未邃穹巖幽谷隱者之所
盤旋智水仁山賢者而後樂此遂誅茅於澗底仍架
椽於雲邊白石清流何讓武夷九曲青山明月殆同
安樂一窩源頭之水不窮庭畔之草交翠若將終老
悠然身世之徜徉宛如隔晨倏焉人事之變易苦侵

浴沂之路過者傷心蓬没藏書之居望之流涕遺澤
未斬過化偏存於是鄉没世不忘追思最深於吾黨
故以羮墻之慕共切俎豆之誠相新基於青川遵舊
制於白鹿唯其入洞之太險是用去宅而稍移既詢
謀之僉同聞風共起何經始之足慮不日即成棟宇
翬飛驚眼前之突兀岡巒鳳舞喜頭上之崢嶸揭虔
妥靈儼先師之尊奉蔵修肄業得後學之依歸相與
講磨乎前聞如聆警咳於下席溪山依舊難陪暇日
之遊風月無邊緬想陽春之坐盖自牛栗諸賢以後
道莫大於吾師歷觀湖嶺數州之間地最勝於茲境

作斯院烏可已也求諸國罕有比焉若有神相之天
發慳而地發秘不待飾奐矣水增廣而山增高宜唱
巴謠用贊郢匠抛樑東舊宅前山在眼中捲盡浮雲
青髮露吐來朝日照窻紅抛樑西搴芝山下即鐘溪
看他萬折朝東意今古誰人得與齊抛樑南孤雲臺
上片雲含須知名教眞堪樂學士昇仙儘妄談抛樑
北天半羣山青簇簇世上一何培塿多無人知道尊
東嶽抛樑上景物古今同一樣到來心目尚依然霽
月光風佳氣像抛樑下靜把陰陽觀物化窻前芳草
爲誰青庭院無風花自謝伏願上樑之後道運亨泰

文風蔚興西廡東廂何必渠渠之大夏絃秋誦自致
濟濟之多瞻禴祀而罔愆永保苾芬香火奉教訓而
無墜益懋學問工程

萬世洞萬世菴上樑文

竊以俗離山中素稱一國之福地天王峰下爰有數
里之奥區水擁山廻而不識者幾年神慳鬼秘而始
露於今日維在歲之黃兔幸得卜於青烏竭力經營
奉蔵先子之衣履畢命依托永作我家之松楸第緣
洞壑之太深最患村閭之絶遠賴神祇之降祐地道
縱安與猿鳥而爲隣塋域誰護非閻梨無可寄者故

伽藍所以設焉然草創之不多既難羣居衆處而結
搆之未久已至西圮東傾肆致雲衲之改圖乃捐月
俸而相役因深源之舊址拓而恢之起厦屋之新甍
增其制也僧手盡匠何煩郢人之求丘木皆材無待
蜀山之斫若有自天之助奄睹不日而成制朴陋而
不雕雖乏輪奐之美勢弘敞而加大始免狹隘之嘆
高僧定廬見雲中之卓錫韻釋投寺聞月下之扣門
一岳之勝槩獨專四時之佳景皆備羣巒競秀何讓
金剛萬峰之羅兩水交流恰似智異雙溪之合明窓
佛蘂長留淨界之春繞樓禪松不受炎天之暑杜舍
人停車之愛楓葉勝花鄭都官披簑之圖茶煙濕雪
既管無盡藏之風月更兼不堪贈之雲霞攢崖疊嶂
之盤紆與人世而相隔邃壑窮林之藏閟寔仙靈之
所遊石逕重重孰能桃源尋訪沙門衮衮自多蔥嶺
帶來地號三山豈非出塵之境洞名萬世自是不老
之鄉盍詠詩之斯干盖取易之大壯釋俗相濟村舍
與梵宮往來主客俱宜緇衣將素履依止當春省而
秋掃頗賴祭祀之供或斧入而火焚可禁侵害之及
焉用守塚之數戶莫若近壠之一菴頭上之歲月崢
嶸幾歎舉贏時屈眼前之屋宇突兀皆驚善幻多能

廬岳寺前元亮之來不厭香山社裏樂天之遊無終
將舉雙樑可闕一語抛樑東削出芙蓉翠掃空坐詠
古人朝日句玉峰高處最先紅抛樑西門外溶溶繞
碧溪石上一松高且直挺然千尺與雲齊抛樑南雲
錦屏開暎畫簷指點半空文筆聳九峰皆隱露雙尖
抛樑北石勢如飛張鳳翼要識化工神秀鐘試從庵
後高峰陟抛樑上青山朝暮供奇狀洗來佳雨捲晴
嵐始見森嚴眞氣像抛樑下清幽夐寂宜冬夏誰人
喚作小金剛占得風朝與月夜伏願上樑之後佛力
長扶坤靈永護竹苞松茂愛風雨之攸除鳳舞龍飛
喜天地之別有山水煙霞之窟爾共安居春秋霜露
之時我以爲室告大衆師弟毋憚一時之暫勞使後
世子孫期至萬代而相保

江華忠烈祠講堂重建上樑文

遺廟揭忠烈之號久仰　列朝之崇褒講堂罹鬱攸
之災幸覩今日之重建基址仍舊棟宇維新念昔此
地之被兵有我羣正之致節元老决殉國之志既得
二人同心者英成殺身之仁爰及諸子並命投焚就
縊俱著烈烈之精忠赴水蹈鋒又有赳赳之武勇惟
茲十一公樹立扶得千萬古綱常當國家之將亡耻

辱恐受於犬豕臨死生而不易取舍早辨於熊魚昭
揭日星闢穢氛於天地撑拄宇宙明大義於春秋故
當日建祠而妥靈伊一方沒世而起敬俎豆秩秩既
寓尊奉之誠絃誦洋洋亦有藏修之所忠孝之道是
闡人紀益彰感慨之懷冥深氓俗賴善於焉六紀之
講學遽爾一朝而延燒鏤瑑雕欒無復輪奐之跡層
階列礎蕩爲灰燼之塲顧儒紳之靡依莫不永歎念
廟制之所係寧使久虧茲循議於僉同乃定謀於重
創事集工舉何難不日成之遠赴近趨率多聞風起
者復見眼前之突兀一新廟中之觀瞻靈宮自此生

顏士林爲之動色故老流涕仰棟柱而興嗟烈夫拊
心攀戶牖而激義非徒有關於世教抑亦增重於斯
文恭述兒郎之謠庸相工師之役兒郎偉抛樑東江
上長瞻旭日紅萬折朝宗終不變皎然千古照丹衷
兒郎偉抛樑西海色蒼茫落景迷怖殺暮潮聲鬱怒
壯魂無乃剪鯨鯢兒郎偉抛樑南一帶摩尼捲曖嵐
望裏羣峰皆挺特孤忠勁節與相參兒郎偉抛樑北
萬雉嵯峩壯城壁百二金湯遺恨長寃氛不散愁雲
黑兒郎偉抛樑上中夜分明驗天象旄頭一點自消
芒爲有虹光射萬丈兒郎偉抛樑下衿珮彬彬盛文

雅一部麟經勤講磨擬將忠義扶傾厦伏願上楳之
後廟貌永寧儒風丕振念腥膻之舊耻獨保乾淳之
區存夷夏之大防益勉義理之學庶不愧於前哲將
有辭於后辰

浮山書院上楳文

猗歟兩賢之盛德舉切江漢之思歸然一畝之新宮
並奉芬苾之享豈特爲鄉塾之重足以增邦國之光
恭惟我愼獨齋先生胤繼大賢統傳吾道淵源門路
之正早得庭訓之承踐履造詣之功可見齋號之揭
疑禮續纂吉凶之儀粲然大論獨持春秋之義炳若

士林仰如山斗朝家望若鳳麟君德之補益弘多名
相有欲留者　聖祖之際遇深至　太廟從與享之
奚但一世之推宗永爲百代之師表又惟我白江先
生英明出天儒雅間世心敦孝友自然近道之眞手
探典墳洞乎明理之奧光風霽月之喻默契深於夜
朝大人先生之稱　聖教昭如星日若其廊廟上做
措莫非學問中出來羈異國而再囚危辱極而操履
固起荒裔而復相謨猷密而契合融盖　孝廟秉義
之至明而兩公受知之最厚睠茲半月縣一區之地
乃是二先賢遺蹟所留下邑佩竹之治殆至五載幽

居誅茅之卜粤自中年朱夫子之同安優優乎澤洽
村野司馬公之獨樂洋洋焉意適田園儒術大行沐
至化而感奮士風丕變薰其德而作興能使樸鄙而
文明亶由教導而成就痛自山頹而樑折嗟夫世衰
而道微想坐堂彈琴之時寧忘父母之惠思浴沂舞
雩之詠猶記冠童之從至今絃誦之聲悅有聞於閭
里伊昔杖屨之跡宛在目於江山遺澤尚在舉有泣
碑之感餘風未泯孰無祭社之思爰就馬江舊宅之
基聿遵鹿洞新規之制建宇並祀喜詢謀之僉同請
闕陳章幸　恩命之特許幾切羹墻之慕始展俎豆

之誠揭虔妥靈尊奉之地得所窮經講學蔵修之士
有依美哉斯宇之奥輪盖已晩矣斐然吾黨之狂簡
盍亦歸乎况茲百濟舊墟素稱三韓勝地仁智所樂
登臨之山水不移嘯詠以娛傍隨之花柳依舊昔陪
函丈雖永隔於坐春今趨廟門顧何異於立雪非止
民俗之感悅足興黨序之廢頽地稱鄒魯之鄉將自
立院而始也人慕關閩之學豈非得師之效邪宜唱
巴謠用贊郢匠兒郎偉抛樑東扶蘇山對蒼茫中落
花巖畔皐蘭寺鳧舄鳩筇舊跡空兒郎偉抛樑西浮
山高聳碧天低巍然挺特人皆仰羅列諸峰孰敢齊

兒郎偉拋樑南滾滾澄江若鏡涵日夜盈科流不捨
盍觀於水反隅三兒郎偉拋樑北雲漢高臺千仞壁
孝廟德音尤老題森嚴八字傳千億兒郎偉拋樑上
列宿縱橫天宇曠中有昭昭北斗星令人深夜長瞻
望兒郎偉拋樑下塵埃不到清瀟灑庭前交翠草依
然院裏無風花自謝伏願上樑之後廟貌永寧士行
益進依香火而展敬禴祀罔愆瞻棟宇而增懷教訓
毋墜圓冠方領克致濟濟之多入室升堂佇期彬彬
之盛庶企踵於前哲將拭目於後生

雜著

和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安宅久曠可言歸欵余既捨其正路歧南
北而悽悲幸問津於先覺回朕車而將追昔七十而
猶化今二毛而知非矯菲菲之蘭佩振楚楚之荷衣
既初服之未變寧舊居之依微儼騄上路意馬迎奔
先開面墻薄言窺門山蹊茅塞靈臺獨存白生虛室
塵滿窪尊挹仁山於簾額迎霽月於堂顏嗟久旅而
得歸覺體胖而心安廓獨潛而專精屏外滑而牢關
倚空中之樓閣撫天淵而冥觀微陽動於子半庭草
生而春還沛一氣之浩然利居貞而盤桓歸去來兮

悔昔日之盤遊竺乾渺而誰尋蓬島邈其難求爰得所於樂地安汝止而不憂古人貽我以遺則若農服乎先疇匪寶尺璧獨泛虛舟探天根與月窟騁玄覽於九丘彼源泉之混混美盈科而迺流將爲山今九仞豈一簣而便休已矣乎人生百年能幾時日月忽其不淹留胡爲乎悵悵靡所之華胥在何處壽域有前期緊吾土之信美勤夜讀而朝耔詠舞雩於沂川歌考槃於衛詩樂則行而憂違生順死安不須疑

駁吏商

柳子之吏商曰吏而商也汙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鄙哉言乎汙吏固有商也廉吏亦有商乎商則非廉也廉則不商也商與廉判爲二歧而柳子欲一而同之其爲言何其鄙哉吏而廉也或根於素性或由乎行道豈其規利而爲廉哉其心初出於規利則是詐廉也非眞廉也若公孫布被之類是已今柳子力攻以貨商之害而極言以廉商之利曰由小吏得爲縣由小縣得小州其利月益爲倍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其爲得也夫可量哉柳子之攻貨商可其教廉商不可君子之教人也以正不以

譎以道不以利今教人以正道尚患行譎而圖利者爲不少矣況直誘以譎教以利哉今有一吏焉矯情而詐善沽名而干譽其志將欲釣厚祿而賭高位則是大貪也大盜也人孰不曰惡浮於貨商之吏而柳子乃反以此教人曰是乃君子之道也嗚呼此豈可以訓耶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儒者之言其無弊也如此柳子末又自明曰吾爲是言爲利而爲之者設也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焉有孔子而教人以廉商哉柳子之言背聖而非經吾不可

以不駁

擬唐太史令傅奕請除佛法奏

右臣謹奏爲痛革胡神妖道以除中國積患事臣謹按春秋大一統懼左教之亂于道也孔子斥異端惡邪說之害于人也異端左教亂道害人者從古有之而其惑世誣民爲禍蔓延未有如佛法之甚焉者也今當海内初一聖人在上之時方尊道正術革弊去邪則掃除佛法在所當先非可緩也臣竊照佛者本夷狄之一法其爲法也背親棄君而滅絶倫紀則是聖教之罪人也削髮披緇而聚集徒黨則是化外之

亂民也陳說宏濶勝大之道而語皆不經創出輪回
報應之說而理實無稽譸張變幻誕妄欺誣舉一世
而入於誑誘之中驅萬民而陷於惑溺之境漸漬薰
染日新月盛今至於害政亂治其禍滔天而莫能收
殺戮可悲夫蓋自佛入中國初雖立祠而西域桑門
自傳其道不許人民髡髮事胡逮至石苻亂華乃弛
厥禁君臣上下莫不崇奉度人爲僧不可勝紀然而
未有佛法之前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既尊佛法之後
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歷觀前古奉佛之世梁武齊襄
足爲明鏡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佛之靈應果安在哉

且夭生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乃矯
妄皆云由佛五福六極不謂之天而謂之佛爵祿刑
獄不歸諸君而歸諸佛或有妄求功德而不憚科禁
輕犯憲章甚至身陷惡逆而禮佛冀免誦呪圖脫是
乃竊人主之權而攘造化之力也書所謂臣有作福
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不幸而近之矣今
論其弊最大者有四蓋其出家棄世之跡假托方外
呼朋引類萃作淵藪故愚蠢之氓得爲依歸盡逃賦
役遂使天下之戶數日就消減其弊一也又其見性
頓悟之說冥似近理架虛鑿空大亂眞道故高明之

士樂其簡便多着幽禪遂使海内之賢才被其迷誤其弊二也塔廟之盛窮奢極侈高樓傑構到處相望山林之中金碧輝暎而朝無禁令營建不已耗竭天下有限之財力其弊三也僧尼之屬遊手遊食不自耕織取資於民閭里之間舍施紛紜而勿論饑穰求丐無極攘奪農民不貲之粟帛其弊四也此其大者餘難毛舉苟不及今痛除則其流之弊將至於天下盡歸於佛而國不得爲國豈不痛哉昔在元魏亦嘗一番掃除而未幾復大集盖因寇謙之之言而爲道家擊排也是乃以燕伐燕烏能勝之哉自漢以來明君賢佐非不多矣而更未有議其除者豈天留此遺孽恣其熾蔓以待乎今日而俾成其廓清之功耶今我陛下掃蕩羣兇光宅區宇舊染汚俗咸與維新更張庶政化理清明而唯此浮屠之法尚今未除豈非聖治之一大累也哉臣愚謂宜天下所在寺觀盡行撤毁以補公家營繕僧尼並勒歸俗使之自相匹配十萬之戸坐而可得滋産教訓兵農兩足國家之利其可勝言耶臣每覽高齊章仇斥佛而死實有賢於媚佛而生者不勝憤懣之至謹具奏以請

記任廷益生還始末

任廷益者海州人也　仁祖庚辰歲清國以助攻錦州衛徵兵　朝廷不能違發兩西五千兵船一百二十五艘以林慶業領之泛海往赴任廷益以武學被抄而行四月十七日聚點安州發船於清江五月二十九日行到中原地境三山島猝遇東風海州長淵肅川三船一時漂流淵肅兩船先泊於寧遠衛前洋爲天將所擒詗知朝鮮戰船入來唐船十餘隻以遮戰卽出洋中海州船亦爲被擒海州領將出身崔儀參軍兵五十名并押赴寧遠衛大將洪軍門承疇盛張軍威依將殺人例由西門引入進于庭下仰見軍門頂鬣巾着藍錦衣容貌端正踞交椅閱衙使譯人傳言問曰爾等旣以犍子請兵入來爾國　國王以下皆已剃髮乎衆齊對曰不曾剃髮矣仍卽拘囚於館舍十四日得聞諸將請殺而軍門不從奏　聞于朝則　皇上聖旨大意以爲朝鮮卽朕之子國今此漂流軍民無異子孫之來投祖父何忍殺之給料以活待明春放還本國云一日軍門招諭衆兵曰今得聖旨爾等待明春許還爾等勿爲憂慮衆皆拜謝軍門又問我國丙丁被兵之狀衆人詳陳八路焚蕩百姓魚肉南漢圍困江都陷沒　世子被執入瀋等事

軍門起立楹外使衆進來衆俯伏不敢仰視軍門命使舉頭仰視從容言語仍問爾國郡縣官吏皆能依舊設置而調發軍兵入送爾等耶衆皆對曰慘被兵燹之餘官民凋弊殆不自存而僅能調兵以應彼請蓋出於萬不獲已此豈本國之所欲爲者哉軍門潸然流涕曰以中朝大國不能制伊賊況爾小邦何以枝梧乎今此請兵之應亦出於迫脅非爾國之本情云云軍門俵給七兩銀使之一番買醉仍留置寧遠至八月分送海州長淵肅川三船軍兵一百七十五名於傍近州邑以爲就暖過冬之地小邑則定送六七名中邑大邑隨而加減或定十名或定十五名任廷益與九人往中後所餼廩頗厚至明年辛巳軍門奏聞出送以寧遠前洋迫近虜境從登州作路四月初七日乘夜收聚各鎭堡所分我國軍兵二人物故矣初八日到寧遠裹三月糧乘船軍門俵給銀三兩都督給銀二兩而軍門使人傳諭曰此鎭近賊境爾等不敢任意出入爾等至登州以此銀貿得物貨歸給妻子俾知軍門德意委曲之意溢於言表遣都督手下將柳姓人率行船凡十二隻行六日得達登州安泊登州前洋廟島中五月　皇上因軍門奏欽

差將官王武義領送我國漂人因王將貿販物貨留
廟島者閱月而後至七月十八日始發王將船凡二
十隻矣王將船與漂人所乘船會于黃城島開讀
聖旨俵給漂人大緞一疋青布五疋小帽子五頂柳
將以船二隻還寧遠王將船與漂人船並三十隻矣
八月十七日始得到泊於椵島翼日望見我國軍兵
列陣於鐵山海邊以俟我國以接近北境不敢明白
相待潛遣舌人往來通言久而後地方官啓 聞朝
廷則朝廷密遣人九月初旬間來到海泊以夜潛通
而朝廷以爲與彼境土相接大小必聞若受 天朝

所送漂人則恐被復通之疑以此諭于王將使之還
領以去仍密贈王將銀五百兩米五百石云我國漂
人哭聲震海十七日王將回船而漂人等糧竭訴於
王將則王將答言爾國自棄其民而不受爾等不久
還渡則命也今雖餓死舟中我何以給糧人皆飢餒
下船則採草根而食之命如一髮矣十月十三日泊
小坪島夜逢順風發船夜分下雪轉作北風船皆漂
轉他船側帆而行不至遠漂任廷益船及又一船風
折帆檣向南遠漂任廷益所乘船唐人八名我人十
名又一船唐人十餘名我人八名二船翌日夜分漂

到山東地方柳峰島船觸淺港巖石盡破碎人則附
巖而得生空島無食有裹糧纏帶者僅有一二升衆
共掬食乾米而飲水未幾而盡採食草根過五日有
南京運糧船適到見其狀憐之艤船爲粥以救其飢
柳峰島距山東地方可三十里南京人以其船濟之
始得下陸敗船人隨身纏帶中頗有小帽子等物貨
賣食糜粥輾轉作行凡十二日得達登州則王將一
行諸船先已陸續來到矣王將具由奏　聞待報十
二月始得　皇上處分則我國漂人皆令復赴寧遠
充作軍兵調用矣時當極寒不得行留至翌年初夏

我國人一百七十三名中病死者幾三十餘人死則
王將以還渡後　欽賜粮銀買給棺木使之埋葬埋
瘞之夜土人必掘而食之其地饑荒之酷可想人屍
被食凡八九崔儀參亦死而見食其後死者皆燒化
而不復埋瘞壬午三月王將回還北京四月登州地
方官差一王姓人領率我國漂人一百二十許名乘
寧遠船十一隻交付于寧遠衛則洪軍門已於去冬
以救援錦州衛領兵馬而去吳三桂以副帥陞爲大
將留鎮矣吳軍門召見我國漂人開衙軍威與洪軍
門一樣漂人等入謁仰見則吳將年可三十餘身長

幾至一丈容貌豪猛無比但面有劒痕自右眼直至鼻及上下唇問之則吳將年十八歲時以千摠從軍與金人交戰金將一人劒斫吳面金將鎣鎧無隙不可以兵刃鬬殺吳將於馬上手搏金將俱下於馬勇如鬬雞俄而斬金將頭上馬而後以纏帶縛其面創馳突還陣大將壯其勇奏聞天子超擢大用云吳軍門見漂人等以言撫慰曰爾等旣不得歸國聖旨許赴此鎭充作軍兵則自今以後便是中國之人只聽將帥號令好爲留住生活仍分配各營或十許名或數十名使與漢兵一體帶領任廷益所屬營將乃佟姓矣在漢兵營中得聞流賊割據山西地方賊之大帥眉色紅而甚長故一號紅眉賊兵數無限不知其幾許所據地形險阻官軍莫敢犯中朝所倚仗則吳三桂以遼東猛將所領精兵多北方突騎數可五萬許紅眉賊頻數犯京天朝每召三桂兵馬以禦之三桂數破流賊賊畏三桂每聞其至多望風奔潰然清兵則三桂不能制胡騎具甲冑則服色與中國騎兵恰同只以盔上纓色相辨三桂每聞清兵之至輒先偵知其盔纓之色使已軍皆同之胡人眩莫能辨故每與交戰漢兵被殺者甚少然漢兵不能

持乂多交綏而退云七月流賊入圍北京　皇上急
召三桂入援三桂至則流賊不戰而走云清人已破
錦州衛降洪承疇虜祖大受以閏十一月入犯寧遠
衛偵諜逐日絡繹凡六次見形而後第七次將抵城
下三桂率其騎兵出戰三十里與清兵大陣距戰而
別有清騎數百來迫城下城中守堞戒嚴任廷益等
我軍亦登城助守留鎮將領步兵五千餘名出城距
戰爲清兵所擠還走入城漢兵死者十餘人清兵橫
馳揚威而還吳三桂亦與清兵相鏖清兵不敢力戰
而退三桂還守寧遠其後清兵更不現形癸未二月

吳都督定揔兵馬得弘領舟師三千把守鐵山觜前
洋黃城島盖遮截清人率朝鮮戰船入犯登州之路
也馬得弘者年可四十餘遼東人頗撫恤軍卒任廷
益等我軍五十名亦隸於馬將在黃城島聞吳陣中
我軍二人因採樵遠出投入清兵吳都督以爲鮮人
巧詐難信驅出寧遠城中鮮兵使守覺華島矣其後
我人分配諸陣者與吳都督偕降於清皆得還我國
云任廷益等留守黃城島至明年甲申聞吳都督以
寧遠難守盡撤民兵棄寧遠入守山海關馬得弘兄
弟五人並挈家眷來會于黃城島至四月十八日聞

皇都爲流賊李自成所陷　皇帝被弑自成殺吳都督之父盡領其兵直向山海關以爲必殺三桂之計吳將謂軍兵曰流賊極盛我兵勢孤難以得勝不如請兵清國即遣使邀之則清兵三日內馳入山海關吳三桂剃髮出降自作先鋒與清合勢蹂躪流賊死屍遍野直指皇城清人入據皇都三桂仍逐流賊遠向賊境云馬將得報憂遑不知所出至五月率舟師十八隻向登州境長山島恣意取載軍粮入據石城島此島去椵島二日程而土地廣濶井泉樹木皆足馬將造家耕田爲久住計時出輕船掠奪行船船至於三十餘隻諸將中有一人毋在清國勸馬將降清馬將使其人剃髮賫降書往北京約以待春捲兵下陸其人往返之後又有差官自南京渡來宣諭　弘光皇帝之命使之投誠馬將與諸將商議半願投清半願向南論議不一而馬將終能決意歸正至乙酉二月十二日盡率舟師離石城島歷盡大海入黃河之口洋中致敗者二船矣閏六月初吉泊船于去陸不遠之島不知地名而聞是　弘光皇帝之州縣云馬將率數人乘小船下陸見地方守將經宿而還明朝亦送官差往來定約自　明朝分給差帖任廷

益亦得一帖至今保持見其帖則似是千總差除而
分明書弘光元年踏印着押矣馬將留島中幾至半
月初來歸順所望不少而　明朝無優異之典許以
下陸後賜賚銀緞賞格不即下且南方語音與北懸
殊風習不相慣熟意望不協前者剃髮往來北京之
將先倡投清之策曰歸居遼東故鄉可也以其所乘
船將舉帆北行馬將亦從之一齊舉碇泝行黃河先
送差官通于清將十有餘日泊船於一縣則清將送
人使之剃髮而後下船故馬將以下一時剃髮下陸
於黃河東邊見其衙門題額則大書花安字其地似

是花安縣而不能明知館接餼廩甚足住此殆半月
見清兵五千餘騎馳騁出戰朝行夕返如是者四五
怪而問之則我人被擄者詳言此去三十里許皆是
大澤菱荷覆水泥濘沒膝人馬不通只有一條小路
而　明朝多設各樣火砲清騎暫見砲火齊發煙焰
漲天莫敢近前若非神兵決不可犯云又見其地人
家多畜水牛其角即黑角牛形略似我國之牛而其
體甚大能運數車之重晝則咬草夜則入水而卧只
出頭而眠家家鑿水以養此牛地無柴炭船運蘆荻
而代薪居民甚畏清人不敢抗衡略問其地階沒時

事則答以清兵屯黃河西明兵拒黃河東相持日久一日黑霧四塞咫尺不辨清兵乘此暗渡不意衝突明兵盡殲云我國漂人隨馬將降清者死亡之餘存者只四十人告訴於固山請還本國固山答曰庚辰請兵時三船漂入寧遠俺亦知之爾等自此庶還故鄉卽以我國人別置一館不復屬於馬將矣清國新兵來代舊兵替歸七月十八日固山領八營舊兵發向北京馬將妻孥所率乘船北去而馬將與若干心腹人隨固山任廷益等亦隨固山而行三人并給一騾使運其重一路見柿棗之林森立如織者殆二十日固山之軍不裹餱粮緣道鹵掠而食只取牛猪等物而不爲殺戮經二大城邑亦不入而行過矣九月十五日到北京留二十日通官鄭命守書名呼點定差護還使由瀋路且與歲幣米差員寧邊府使金瀅偕還自北京離發卽乙酉十月初五日同還者四十人凡六年而生還

吾先君子以乙未歲按節海西任廷益以同姓來謁自言其從軍漂轉事頗詳先君命余記之獨恨廷益不識字所聞見不廣也余所記文字倉卒信筆語多不成今於故篋得其草略加點改以存之

嗚呼弱國之見制强隣不得自由者人莫不痛恨於宋而以今比宋不啻天淵吾東方丙丁以後之事尚忍言哉庚辰錦州之役終至助仇讐而攻父母此誠不可使聞於天下後世者也至若三船之漂卒自天朝視之即是倒戈之叛徒雖盡擒而梟夷之以示於四海夫誰曰不可而 聖天子乃曰以子孫而投祖父餼廩之賞賚之 命還於本國其仁覆宇撫之恩雖慈母之於赤子何以加焉而顧我國不從 天子之德意不恤瀕死之民命違拒而棄絕之唯恐不及噫嘻天下寧有是耶當時廟堂籌畫之臣未知其爲誰而唯慮嘖言之來全不顧義理是非忍爲此不忍爲之事實由於畏怯太過而然爲國而義理都喪則其何以爲國作事而畏怯是先則其何以爲人哉噫嘻此可謂國不爲國而人不爲人矣苟且偷安雖自以得計而其於春秋之筆何哉無論得罪於 中朝大國且復得罪於東土百姓矣令人聞此羞愧欲死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書瞽者姜翊周異事

瞽者姜翊周居在京城西部長生洞余友沈一卿漢柱與之相親沈每見姜面色黃腫怪問之初甚隱諱

强叩之曰初無黃病誤服石藥致此尤異之更加叩
問則始乃自陳少聞釋師妙正是天下異人思欲從
之渠以瞽者跋履山川遍訪遠近入北關得遇於七
寶山願爲弟子受學則正師不自教而使其師弟海
瀛接之仍爲其弟子從行周遊欲學長生術未斷煙
火食之前徑服石藥致得面黃之病師謂不害久當
自愈云時姜已絕火食只喫果實及乾魚而牛肉生
鮮不近口尤忌生文魚謂是損神之物沈居會賢洞
姜自長生洞步屧來訪而雨後塗泥方甚履底不沾
濕怪問之則曰學神行法雖山水阻隔之處無所礙
滯重城複閣踰越無難行步如飛履舄自不沾泥云
問瀛師行蹟則曰瀛師之師曰石岑乃上仙也全昧
出處年世不知其何許人周遊名山所在輒設空中
樓閣祥雲瑞霭擁衛內外瑤姬玉童列侍左右莫測
其端倪其弟子四人李億尹璟則儒士妙正海瀛則
禪子李是潭陽人也尹亦湖南人而尸解換骨者云
正師雲遊四方不定厥居未詳其所爲瀛師年紀如
五十五六歲許而顏如渥丹或一食斗米或數月不
食常儲異果喫而療飢或覓來蘆實時時啖之其形
甚大姜亦得嘗焉味甚珍異所居馴虎使伏於窻外

入水則輒生孔穴且有飛昇之術云曹文川錫居長生洞與姜比隣相親聞瀛師之異欲因姜獲見甚切姜爲之介於師師曰此人匪久當不得其死吾不欲見其言果驗江陵校生一人適值正瀛兩師與姜聚憩於廢刹之際得與之往來相熟聞瀛師談有大地可葬處校生者發大願欲懇乞强請至於一年之久連供果菜盡其誠禮如姜同伴之類亦皆爲校生勸許瀛師不得已勉從之乃曰此是無等吉地非薄福少緣者所可冐占然爲其至懇又被人勸今且許君壙中當有青石慎勿搖撼否則必逢大患縷縷囑之

至葬日瀛師自登一麓向其山而望之相去三十里許忽大驚咄歎曰吾固不欲許此人果然生變失一大地吾之過也極口嗟惜問之則答言此地吉氣鬱蔥滿山今忽變作殺氣漫空此必違戒舉石也追聞校生有一弟多力而駃見壙中有石必欲舉見其兄苦爭而止之乘兄少起力舉其石其下有似獷異獸突出飛去校生不勝驚恨奔告厥由僕僕謝罪姜又言瀛師時時來訪或來住城外南山與白岳之麓招與出會云沈友使之紹介一得見之則姜從而請於師師諾以後日相見云沈初於癸未年間遇姜仍即

作宰義城已丑上京問之姜已化去矣姜每言師使渠棄家相從久矣渠喪其妻只有一女未婚係戀於此未得從師長往云女猶未婚而化去者無乃從師言而永出世耶瀛師消息從此斷絕沈友每以爲恨云

辨王右軍書道德經眞贋說

余既得趙子昂書道德經印本已入於考異中又於一人家借觀晉右軍王羲之書太上玄元道德經印本後有題跋曰右道德經乃晉王羲之遺山陰劉道士書道士以鵝羣獻右軍者是也歷宋齊梁陳四朝今入秘府遂良備員內省因得厠觀敬記其後貞觀十五年三月廿八日諫議大夫知起居注褚遂良書以兩本較閱字樣點畫恰同無一少差子昂書蓋似臨摹右軍者也然余竊有疑焉老子之上謚曰玄元在唐高宗乾封元年則王右軍何以玄元二字加於道德經上耶此明是後人所書而妄托右軍且右軍書贈道士換鵝者乃黃庭非道德所謂褚遂良題後亦僞也余不得不辨以破世人之惑

清靜經題目辨

清靜經本名只是清靜二字而已常之一字乃經中

語非經名也後人見經中重以常清靜爲結辭妄將常字加於清靜之上作爲經名因循傳襲莫之能改豈不謬哉且以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爲號此尤無謂經中既以老君曰爲辭則雖不以太上老君說加於經名之上孰不知老君之說邪余觀道書全集玄宗內典中道家諸經本名之上皆有所增加陰符經加以黃帝洞古經加以太上赤文大通經加以太上護命經加以太上昇玄消災又添妙字於經上定觀經加以洞玄靈寶胎息經加以玉皇心印經加以無上玉皇有若人臣追上尊號於其君者然盖由道家者流秖欲以此示尊尚之意而自高人達士視之必當笑而鄙之其於本經少無益而反有害殊可歎也余今以清靜經傳錄於道德經之下而盡去其增加六字只以清靜經書焉

書贈從孫遭出宰永同

知縣之職世稱卑微而輕之然而分　聖主之憂寄百里之命環四境休戚繫焉舉一邑責望萃焉得其人則其邑治而民安不得其人則其邑亂而民不安官雖小其爲任亦重矣我先君五典州郡五按藩臬而以治理爲一時之最既受知遇於　孝廟而所莅

之地民至今頌其德不衰余以不才亦曾忝宰六邑而懼墜其先休不敢不盡誠殫力雖少聲績之可記猶未嘗以不治失職獲罪於上下矣吾家科甲相承簪纓世襲而子與姪俱未及焉汝獨能先占小科筮仕除得一縣將專城以養老母官廩以奉祭祀在菽水不繼之中不但奉檄者自喜親戚咸喜顧汝所以得此者莫非先蔭莫非　國恩則汝可不思盡其職責以爲酬報之地乎汝以書生初當吏任居官爲政必多生疎吾今以作宰時自守自行者書贈數條爲治之道非此所可盡者然苟能因以惕慮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爲吏之法思過半矣汝其勗哉懋哉毋貽忝先之辱也

一清慎勤即爲吏之大要眞所謂三字符也清有數等一毫不入已不與人此雖曰伯夷之清非人情不可爲也不入於已不與近族唯與他人此則近矣而意在要名亦不可爲也凡人皆有自家事不得已者一家親舊之不可不救者官力足以容手而若以害清而不爲則其用心處固已非矣唯當觀其財力之有無多寡酌量隨時而處之務在十分節損恐歸濫費而過用以致害義而招咎也

一大同後諸邑俸廩外無他財需曾見爲縣者放意用之月廩既盡未免犯朔又至於貸用儲置初擬待秋充補未及而見遞終至就吏被罪賣其田土而償報者往往有之此只由於不知節用故也必須先計一月所用着意節用每令月廩稍存贏餘毋或犯朔可也若少放意則犯朔甚易慎之慎之

一慎之一字非謂臨時畏難持疑無斷也戒其輕易處之致有誤着也古人云此下佚

書贈從孫選

昔我先君侍坐於沙溪先生從容請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先生欣然曰善哉問也爾聞以心爲師之語乎人之善惡皆出於心而其是非之分自己之心已先明了不必以人爲師以心爲師動作云爲一聽於心善則行之否則不行雖有不中者寡矣豈不爲君子乎此四字終身行之可也先君敬受而服膺一生持守曰此吾四字符也凡爲吾先君子孫者倘能世守而服行以爲傳家之至範則上可以爲賢人下不失爲善人吾則已矣深有望於一家諸孫之有志者焉辛丑臘月十九日立春水村八十二歲翁書與從孫選

示豐川同宗諸人

我先祖墓山在於豐川而任姓人之居於豐川者皆我先祖子孫也自先祖而下視則均是子孫無貴賤一也自子孫而仰望則同是先祖亦無貴賤一也同先之心夫豈異哉竊聞諸宗之居豐川者其數不少而曾無會合親睦之舉故凡於先山守護奉祭之事多有不齊之患未見同心之美豈非可愧者乎從今以後惟我同宗居一邑之人無論貴賤定日均會相議錄名有若作契奉先凡事盡其誠孝且於會錄同宗相救相顧盡其敦睦俾成一門之美風千萬幸甚

須以此意遍告成就永爲恒式癸卯六月十七日門長水村八十四歲翁

冊袱銘

爾狀周而盖法乾度者耶爾形柔而方象后土者邪維天地大包品物爾能包載籍維天地有時歛散爾亦時闔闢爾形雖小其用大所藏雖尠厥功夥爾函經史子集多少取捨隨所貯惟余東西南北微爾吾誰與

大興寺大雄殿上樑偈

郡惟丹奇山最白異一區久翳天慳寶地歲在乙丑

法性剏寺兩翼纔開大雄未起茲焉突兀恍若有待
法淳營是天眼成是昔無今有釋俗俱喜金沙浮闢
寶蓮高峙暈飛竺乾從此大庇虹梁始揭題偈以識

水村集卷之九

水村集卷之十目錄

祭文

祭沙溪先生墓文
祭愼獨齋先生墓文
祭弟晉叔文
祭亡室文
亡室禫祭祭文
祭益平君洪公得箕文
祭伯氏一簣先生文
祭光城府院君文

祭安陰縣監李鵬舉文
祭高察訪汝根晦文
祭亡女第四娘洪氏婦文
祭從孫邈文
耆老所祭領府事李公濡文
祝文
長興淵谷書院追享屯村兩丁祝文
禮林書院佔畢齋復諡改題位版告由祭文
禮成祭文
黃澗縣黃嶽山祈雨祭文
山陰縣山川祈雨祭文
山陰縣山川祈雨祭文
山川再次祈雨祭文
山陰縣榆山祈雨祭文
丹陽郡龍湫祈雨祭文
忠州纛祭文

水村集卷之十

祭文

祭沙溪先生墓文 代判書公作

吾道其東眞儒代興五賢之統栗牛繼承惟我先生
實傳正脉天分旣粹踐履罕篤養深積厚行安德崇
祥雲瑞日霽月光風纂補禮觖剖析經疑言世則之
動世師之晩際　休明禮隆大老進退語默從容中
道存神過化時雨其教儒立頑起觀感之效小子顓
蒙纔辨魚魯受命渭陽來侍杖屨殷勤教育不我鄙
夷縱媿升堂自幸摳衣大耋之嗟斯文天喪泰山其

頹吾將安仰昔陪茆堂晴晝燕坐維時先生一言詔
我以心爲師尤悔不生尚今在耳未克遵行靜念生
平孤負至恩撫躬慚懼玷辱師門今忝此道訪舊增
恫庭草宛然墓木已拱恭思函丈怳爾似昨瞻拜幽
宮感慕何極如承警咳若趨門屏一辭菲奠庶監微
誠

祭愼獨齋先生墓文 代判書公作

天佑斯文不墜其傳篤生眞儒光紹大賢淵源深遠
造詣高明聟盎廣胖玉澤金精邦期經濟士知趨向
昂呂之重山斗其望痛矣樑摧天不憖遺藐余幼齡
忝學先師公親戚我我父兄公無復登門坐了春風
猥篆斯藩瞻望佳城感念疇昔來拜申情怳接德宇
如聞警策聊薦菲誠庶幾歆假

祭弟晋叔文

維我 聖上十有一年歲在庚戌冬十月七日辛卯
吾弟晋叔卒旣斂之三月將窆于黔陽先壠之側其
啓殯前七日仲冬之晦癸未第二兄大仲銜哀抱痛
虔具酒果麵食之奠哭而告之曰嗚呼晋叔汝何以
棄吾而死也吾何忍訣汝而生耶吾與汝爲兄弟于
此世者于今二十有六年矣吾年六歲而汝始生于

通川郡衙粤四年而來京師其孺也相提挈焉其少也共遊嬉焉居則並枕出則聯袂父母以大小兒呼之而比肩而長于父母之膝下未嘗一日相離也逮在辛卯先君先妣有榮川之赴吾與汝從行旋即歸京其翌年先君又有萊州之行携吾與汝之任是時吾年十三汝年八歲汝雖幼稚而能遠離慈闈絕塞趨庭英發夙成頭角嶄然開口詠詩語多驚人我先君以此奇愛而萊之人上下皆稱曰賢兒郎在郡二年汝以病先還三年先君解歸父母兄弟始得聚會于京城不一歲先君又出按海節繼鎮嶺藩吾與汝俱從定省詩禮之暇時作謝屐之行首陽觀瀑琴湖訪梅有酒同醉有詩相和西南舊遊宛其如昨而陳迹居然已成一夢此世此樂今豈可復得耶逮至戊戌天降酷罰先妣之棄子孫竟出於二年沉痼之中汝時未及成童而其侍疾也能親藥物焉其執喪也能守禮制焉汝實有過人之行而非吾之所能及也維時先君憖吾兄弟煢煢在疚而質俱孱病寒而撫其衣飢而哺其食躬親抱育有若慈母遂使殘喘得延縷命先君慈愛之恩昊天罔極而反哺之孝有愧烏鳥興言及此有淚成血庚子之歲先君春鎮隋城

冬按關西吾與汝復從行其明年汝年十七始委禽于相公之門父兄親戚皆喜汝得佳耦也吾與汝侍先君在關西日夜相會者三年而還京其後甲辰歲先君復膺使　命萬里赴燕而吾與汝讀書于山寺吾歸遘毒癘疾勢危劇殆將不起汝遑遑涕泣至誠以救又蒙相公特垂憐憫勤加拯濟醫師踵門藥物載途吾於今日得復爲人莫非汝友于之情相公再生之恩也吾每以汝爲今之庾衮焉自是數年先君復連按嶺湖兩藩吾並往來省侍而多與汝同焉一日不見戀劇三秋別而相逢喜極忘食如塤若篪既翕且湛誰無兄弟而如我者稀丁未之禍豈忍言哉哀哀此生蚤失所恃上侍尊君意謂百歲是享而天不憖遺子孫無祿奄遭巨創痛結終天搥胸往事豈忍言哉易簀前數日親握吾與汝手有教丁寧吾與汝涕泣俯伏而受當時所詔刻銘在骨唯期兄弟姊妹相與保全以奉我先君遺訓之至意而自遭閔凶以來禍釁之積日往日甚汝兒國祥先君之尤所鍾愛而最先化去家間穉兒之殤數年相繼而汝裕重病又劇於纍然之中艱難救藥瀕死獲安而衰麻才闋墾弟忽天曾未幾何汝又病矣今年春汝病方在

床褥而城西姊氏又復奄忽姊氏既喪後九閱月而
汝又棄背嗚呼痛哉天欲亡吾家耶喪禍之慘一何
稠疊之至此而又奪吾晉叔之速耶嗚呼哀哉汝禀
賦雖剛而自童孺時多在西南塞徼仍得水土之疾
方在苦塊也汝有脚部瘦弱之證吾與伯氏見常憂
之而不意其病源之在於此也既免喪汝即來寄於
相公之家相去懸遠而源源不廢去臘月中數日連
訪吾於吾廬吾又與汝會于汝厚家晤話而散間數
日汝書告病矣孰謂偶然一病遂作終身之疾經春
徂夏日就危痼相公内外愛汝如子益平兄弟視汝
無間同氣醫治之方可謂靡極不用矣賢嫂之侍疾
也親煮粥飲衣不解帶一年如一日誠意可謂至矣
吾自夏秋來始得來留于此每對汝羸悴之形綿綴
之狀心焉如煎食息靡安而平日望汝不謂其止此
故私情所勝每謂汝當有得起之日逮汝病轉彌之
后麟兒又復夭化恐傷汝病懷終不使汝聞知此時
心事何可形言人皆以爲其父積病一年而其子又
死其厄之慘足已其病私情所勝吾復以此望汝之
起也及汝屬纊之夜吾握汝之手見汝奄奄而猶望
其庶幾獲瘳何余之惛愚每謂汝之當生而不謂汝

之當死也吾自失汝以來驚痛慘酷心肝如裂而於
吾一念猶以爲晋叔豈至於死耶無乃夢而非其眞
耶一心又或以爲雖其死矣而將若更生者然疑獨
吾天倫之至情痛迫而爲然問之親戚親戚皆然問
之朋友朋友皆然嗚呼非獨吾至情爲然他人之心
皆然矣哀哉晋叔汝何爲遽至於斯而使汝兄弟痛
怛親戚悲傷朋友悼惜一至於此耶嗚呼痛哉吾弟
禀質清淑才識精明接人以温處事以剛加以孝友
敦睦根於天性居家行誼多有人不可及者父母之
所想望兄弟之所期待每謂汝必當遠到而昔吾與

汝同肄舉子業汝天分甚高雖佔畢功少文不充才
而每有科程所製及偶與吟諷先君以爲圓暢則弟
當少遜於兄而其清峭警發往往有過之者吾亦自
以爲有所難及者嗚呼汝作人如此其佳禀才如此
其美天之生汝宜若可以有用於世者而蘭摧玉折
苗而不秀天乎天乎亦獨何心福善禍淫之理積善
餘慶之說吾今而後不復信矣以吾父母之厚德至
仁而皆未享遐壽吾姊之慈良而天吾弟之孝友而
天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人或有言氣化之漓也久
矣清濁易其與奪善惡移其報施英秀之才粹美之

質漸多天闕其信然乎其不信然乎嗚呼哀哉惟吾
同氣有四兄弟與二妹妹汝復有三男子向來人以
吾家爲福祿之家豈謂孤露以後一朝零落數年之
間汝失二男子一年之內吾失姊與弟哉嗚呼哀哉
凡吾兄弟之病汝輒至誠以救向歲吾之病也汝能
救而活垂之病也汝能救而活吾室人之病也汝能
救而活而吾妹氏之病不能救焉今汝之病又不能
救焉吾行負神明而不孝不友使汝夭矣皆余之罪
其又何尤嗚呼痛哉丁未天喪奉先君衣冠之藏遠
就伽倻而先妣黔陽之墓迄未得遷祔焉二三年來

喪禍孔酷堪輿者流多有訾毀於伽倻者兄弟俱在
庶可以共完大事而汝今死矣吾暨伯氏誰與而議
之誰與而圖之此吾尤所以日夜拊心而泣血者也
嗚呼哀哉汝旣孤露之後自傷其寄贅也新營數間
之屋於相公宅邊每勸吾賣舍移近於東村其在病
裏亦且矻矻不已豈意此計未就奄忽至此悄然新
屋長在眼前其使我當作何如懷耶嗚呼哀哉吾與
汝共就公車以圖一第汝嘗謂吾曰世末極矣此非
進取之時而顧吾家世世以文科相承今不可到吾
而墜吾家聲況科舉者父母平日之所望而業文之

初所期者此耳既得之後復圖榮顯則吾恐其及禍也如決一科兄及弟矣唯當携手同歸誅茅結廬於江上別業接甍連墻杖屨相從徜徉山水以終餘年汝言正合吾意吾每吟蘇子瞻夜雨連床之句而以自況也當日之言了然在耳而汝忽棄我先逝吾於他日雖成此計汝既不在吾有何興況耶當令吾觸緒增悲愴然傷懷也嗚呼噫嘻人之有死生如日之有晝夜既有其生烏得免死脩短雖殊及其死則一也是以古人有齊彭殤之論吾固知其怛化之非達悼懷之無益而累遭慘慼心魂若奪每當哀臨於汝

柩呼之而不聞見之而無覩風悽繐帷日曛空房自不覺其神精之慘愴而涕泣之汪汪也嗚呼哀哉汝於平日每憂余之虛病而汝於兄弟中最號康彊孰謂少者彊者而夭坳虛者病者而存全乎兄弟同胞也其禀賦氣相類也以汝之康彊而蚤夭如此吾自量氣力其不能久壽也明矣從今以往遠不過數三十年在世幾何不同歸於死耶如使死者而有知汝率二子歸拜父母而與妹氏相見且與已死之親戚相從地下之樂想不減人間吾之悲者過矣如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嗚呼哀哉汝於疾

病之際精神不錯而無一言及於身後抑有深意所定而然耶自汝死後吾每默禱于汝冀於夢裏一接叙抱而汝入吾夢者再矣皆依俙彷彿一未嘗開懷以叙者抑獨何耶嗚呼晉叔吾與汝從此訣矣清粹之容今不可復見矣琅然之言今不可復聞矣而哀哀寡嫂之哭何忍聞之子子五歲之孤何忍見之嗚呼傷哉我今所望唯在於教養汝子幸得長成以昌汝後而已天道豈其無知而不爲之祐耶嗚呼晉叔今將葬汝于松楸之内而得依於先妣墓側汝之體魄庶得所歸而永寧於茲土耶嗚呼哀哉吾聞至情難爲言至哀難爲文而吾今酹汝不忍無言略叙悲懷情溢辭感汝若有靈想亦愴感於冥冥中矣嗚呼痛哉嗚呼痛哉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撫棺悲號淚盡腸裂心之痛矣與生無歇彼蒼者天曷有其極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祭亡室文

維我　聖上十有二年歲在辛亥暮秋之初吉夫豐川任陞薄具果肴餅酒之奠永訣于亡室恭人黃州邊氏之靈哭而告之曰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子忽棄我遽托冥冥我既失子誰與爲生與子平生有約丁

寧生當偕老死必同歸子今如何朝露先晞人間萬
事從此皆非追思疇昔淚在言前我惟乙未委禽相
門子之歸我今十七年燕爾之初知子已深芝蘭其
質氷玉其心相得之樂如鼓瑟琴嗟子受禀何潔而
端柔和婉順貞靜幽閒實有士行四德俱完自其在
室孝友出倫既賦桃夭能宜家人終温且惠淑慎其
身以事舅姑舅姑悅喜以處兄弟兄弟歎美情敦親
戚恩感奴婢内外上下見莫不愛親疎遠近聞莫不
譽世稱嘉耦吾曰賢配相敬如賓舉案齊眉目不忤
視口無擇舌和樂且湛終始如一死生契濶與子成

說嗟吾夫婦何辜于天戊戌以來慘禍綿綿奪我天
只不其少延晩侍尊君擬奉百齡逮至丁未酷罰又
丁此身何依涕血徒零子時守制哀毁過禮積憂薰
心悲苦危厲花憔玉削損榮傷衛病纏膏肓死在朝
夕幸賴天祐得離床席三載沉綿但餘形殼及到今
春歲運俱凶餓莩蔽野癘氣漫空我本食貧尚飢於
豐況值大無糲羹不糝嗟我婦子腫噲顚頷飢腸已
枯毒疾復染病發之初淑兒先卧子親救扶不捨晝
夜寢食俱廢涕淚交下趂其少瘳我携子移既移又
遷于巷南陲東湖凶問是夕相隨子即却餐悲呼宛

轉余於翌日出弔未返子書告病命危如綫走馬歸
來見子心驚寒熱交戰言不成聲誰知一夜死疾遽
嬰扶挈還家日就危綴熱才退瀉奄奄將絕顧我飲
泣執手相訣遺音嗚咽慘不忍聞遑遑灌藥坐而待
晨旣絕復甦有若還魂喜子漸蘇謂子永瘳何期數
日遽返眞遊心如刀割淚若泉流青春未暮花落何
忙豈其天哉人事不臧飯含之夕爲一臨床玉貌如
生粲然其開想子前身定非凡胎無乃厭世蟬蛻紅
埃芙蓉煙霧歸者清華蟪蛄風塵悲者妄耶嗟嗟雅
卿傷如之何今世斯人永難再覿性何明達才何清
淑徽猷懿範動合女則求諸古今罕有其比太抵婦
人見利昧義嗟我內子臨得若凶大抵婦人處窮斯
濫嗟我內子如水益淡婦人之性信讒喜諂惟我內
子片言無私婦人之性妬嫉猜疑惟我內子一段春
猗貧寒已極素位不變橫逆雖來順受無悶外斷愆
瑕內絕悔吝未嘗皺眉匪我所及以子行誼歷質往
牒福善之天宜厚其答竊怪否極泰終不到窮餓半
世三十而夭天之報施一何草草梁鴻中途遽失孟
光二毛潘郎空賦悼亡哀哀此痛使我何忘我有至
恨蘊結于中飢寒困厄叢子之躬其生可憐其死可

恫病未善救殯未親斂衣裳草草嫁時衾枕傷哉貧
也事多遺憾才就一木棄去如遺寂寞空齋人不敢
窺孤魂何托不其餒而自我哭子失性如狂于挈穉
弱東西奔遑拘牽俗忌終未臨喪七月將晦始入門
屏塵埃滿室草萊盈庭觸物愴懷撫境悽情隔簾青
山宛對修眉縈窻素月如接清姿我心非石烏得不
悲爰自中秋始享苾芬蔬菜糲飯豈是祭云一辦燒
香寸心如焚嗚呼哀哉嗚呼哀哉臨絕之言耿耿在
耳嗟我三兒俱在童穉呼寒誰衣索飯誰食女長未
笄男幼未冠呱呱末女哺育尤難長成嫁娶皆托於
君勿謂我死勤加撫恤懇懇遺辭刻銘在骨未死之
前寧忍少忽弱息殘孩俱經重疾抱負相對自然悽
切喚母之泣使人腸裂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憶在甲
辰我疾遘癘子惟救我赤心靡懈藥必親嘗粥必親
煮夜以繼日衣不解帶禱祝星辰求以身代天感其
誠得免爲鬼微子之誠我安及此子能活我我未救
子九原他日寧不有愧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我性疏
脫不事生産何有何亡賴子營辦食得免飢衣必取
煖自失子後資身無策賣舍餬口生事荒落天地無
家我將安適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子之病也庶母來

救及其喪也解衣以覆憐惻之誠子其知否士常景
略終始存撫救病治喪無間已女匍匐之恩感泣何
報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子死已久佳城未卜今將藁
葬桂陽之麓一葉孤舟載柩來托秋風蕭瑟曉月蒼
茫數聲薤露丹旐飛揚窮村落葉滿目悲凉淺土之
窆當在七日略叙悲懷辭感情溢子如有靈想亦悽
咽伉儷至情無間幽明一憑魂夢願得逢迎哭不盡
情言不盡臆彼蒼者天曷有其極嗚呼哀哉嗚呼哀
哉

亡室禫祭祭文

嗚呼哀哉前歲永訣之日宛其如昨而祥事已過禫
事又及心之怛矣此痛何堪婉嫕窈窕之質奄然而
冥漠清淑貞靜之行忽焉而沉沒向之皎皎者今不
可復見矣昔之琅琅者今不可復聞矣入內而觸處
生酸出外而萬事無興踽踽如孤飛失侶之鴻棲止
無托倀倀如萬里羇旅之客漂泊無歸生涯到此雖
欲不悲得乎絀無儲粟幼稚滿室飢而念其食寒而
憂其衣昔君在日此等事豈嘗一到吾心頭而一朝
失君盡爲吾早夜憂宜乎鰥爲四窮民首而想今天
下之鰥如吾之窮者亦復幾人耶嗚呼哀哉嗚呼哀

哉朝夕饋食祥後即止禮也而情有不忍祭宜從厚
到今禫日而止者蓋憐君初喪三月闕奠而義起者
也嗚呼哀哉衰麻之服既除矣菲薄之饋又停矣我
懷之悲將安所寓禫者祀禮之大而傷哉貧也享儀
草草我之於君無事不悲無物不悲舉觴酹君有淚
如瀉嗚呼痛哉

祭益平君洪公得箕文

維歲次甲寅正月丙寅朔二十日乙酉豐川任堈謹
以單醪隻雞之奠哭告于益平君南陽洪公之靈延
曰嗚呼我公生世非偶苞開鳳穴五彩其羽夙膺

睿簡榮館貳室望愜王劉華閥藹蔚奬詡偏隆恩輝
最盛公惟小心居寵砥行訓承詩禮家傳孝友怡愉
湛樂在今無右好學不倦嗜義如渴屏華敦素飭躬
端潔風流照暎瑩然眉宇金精玉温霜冽陽煦簡重
之姿閑雅之韻展如之人不可復見嗚呼我公遇我
特厚世連交好申以姻媾情均骨肉誼同兄弟脫驂
分宅有急斯濟哀哀往事欲說疚情兩家酷罰扶服
零丁滄桑立變慘禍愈滋晉弟先夭令妹相隨公失
季範我哭阿整相握以悲唯我與君公之免喪才在
往夏見公羸黑堪爲淚下誰知一疾遽爾遊岱驚呼

痛怛若喪同氣嗚呼哀哉高堂有老嗣子煢煢鴈行中斷荆樹凄凉鳳簫聲撤秦樓寂寞一朝至此行路亦惻嗚呼哀哉人生若夢世事如雲轉眄之頃幽明忽分感念疇昔盡焉愴懷風塵末路我將疇依至哀無文情不盡寫單杯永訣有隕如瀉嗚呼痛哉

祭伯氏一簣先生文

維我 聖上十二年歲在丙寅春三月七日辛酉我伯氏一簣先生棄斯世于黔陽之庄舍以新卜宅兆未定葬期踰禮乃於旣歛之七月仲秋始將襄奉於松都之金谷其啓殯前三日己未弟堅銜哀抱痛謹具菲薄之奠拜訣而告之曰嗚呼痛哉我失伯氏將誰依倚而事之如父焉將誰考問而質之爲師焉誰與而共居家之樂也誰與而同處世之憂也嗚呼痛哉我伯氏長於弟十有六年弟自齠齔先君使之受業於伯氏從問字而始至於經史諸古詩文伯氏之所教訓居多恩則昆季義兼師弟求之今世實罕其倫欲自陳說淚在言前念我先君出守通川秩滿而歸于斯時也渾舍團圓未有分離自壬辰以來先君頻出外藩未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三年於萊府二年於海西又二年於嶺南弟常從行而伯氏係官于

朝仍奉先妣居于京師雖相往來省覲而吾兄弟未
免有別多會少之歎相合怡怡樂洽塤篪相阻戀戀
望切參商逮至戊戌天禍我家先妣宿疾二年沉痼
而竟至於棄子孫維時伯氏至孝之行實有邁古者
而非弟所可跂及也庚子之春先君出鎮隋城伯氏
與弟俱從是冬先君復膺關西之　命弟又從行而
伯氏留洛甲辰之歲先君有赴燕之行繼是而連按
嶺湖兩藩吾兄弟並往來省侍而聚散無常團會不
頻一夢浮世歡樂幾何丁未之禍豈忍言哉哀哀此
生蚤失所恃只奉尊君意謂百歲是享而天不憖遺

子孫無祿奄遭終天之痛搥胸往事豈忍言哉易簀
前數日有教丁寧吾兄弟俱涕泣俯伏而受當時所
詔刻銘在骨唯期兄弟姊妹相與保全以奉我先君
遺訓之至意而自遭閔凶以來禍釁之積日往日甚
衰麻纔闋姊氏先逝一歲之內陛弟繼天墜與壑亦
復先後殞亡其間殤戚亦難盡數弟妻與嫂氏之喪
又復連仍及到今日伯氏又復棄世嗚呼痛哉天欲
亡吾家耶喪禍之慘一何至此而又奪我伯氏之速
耶嗚呼哀哉我伯氏禀賦素剛而夙嬰奇疾自壯及
衰寧謐無時逮在東郡喪女喪室公故私戚長在道

路積傷致病忽轉危劇絕而復甦弟時蒼黃馳拜幸見少安而係官即歸未得留侍斯疾未瘳仍復更徙解官昇載歸及京城自是以後不復痊安長在床第自甲寅至于今一紀有餘矣只緣有子而孝醫治盡誠藥餌之供甘旨之奉竭力營辦能以其時以伯氏之病其得以支持到今者亦莫非誠孝所感而天乎何不降監于斯更延數年之壽耶自伯氏鰥居以後十年寢疾惟子與婦是倚而醫藥之費甑石屢空終乃賣室出居于黔陽之田舍傷哉之歎言亦隕淚如弟愚劣不肖無狀上不能立身揚名顯榮父母下不

能出謀發慮救急兄弟只爲升斗之祿奔走末宦二年於湖縣六年於嶺縣而邑殘俸薄無以相贍只致離違積久魂夢長懸疾病憂勞懷思如何及今春解歸將圖永久團圓之樂而豈期來拜旬日遽作幽明之訣耶天之生我伯氏實非偶然而雖有沉綿之病已積靜攝之工每謂其宜壽不謂其奄忽及當屬纊之日猶望其庶幾獲瘳豈以天倫之至情而昏不能明於此際耶自弟失伯氏以來驚呼痛迫心肝崩裂而一念猶以爲豈以吾兄遽至於斯耶無乃夢而非其眞耶怛然此心愈久而愈新哀哉哀哉夫何使我

而至此極也嗚呼痛哉我伯氏資禀極高性質至睿
有絶等之聰明邁倫之見識洞觀千古深達衆理至
於文詞末技雖不屑爲而自足以迥壓一世若使不
早被疾而出爲世用可以稱瑞於國可以垂耀於後
其所成就何可量哉不幸一病少年自廢土木形骸
遺落世事以古道而處今世自知鑿枘之不相合久
絶榮進之念自少獨喜羲經一部包括天地之理思
欲窮探極索盡得三聖之奥旨此其平生之至願而
乃爲先君之所勉强薄應公車之役辛卯之冬俯取
一第如拾地芥而非其好也既通仕籍迫於貧窮黽

勉供職而與世抹摋棲遲下僚有若囚樊之鶴混泥
之玉而人誰有知之者每思休官謝世專意讀易及
至己酉服闋此志尤切而奈被窮鬼所驅未免一赴
旌郡遂得終身之疾矣自東以歸疾病已痼究易之
工竟未及卒業焉嗟乎痛哉我伯氏仁孝之性高明
之識求之古今罕有其比而一生抱病爲世所棄家
貧而官不達身困而心不泰反顧生平其窮極矣嘗
自有言曰吾乃窮於世者也困阨之甚無一可者唯
獨於易有所神解此乃天與非人也已得一半未了
一半吾若卒以學易志願畢矣朝聞夕死不亦可乎

一家子弟之所望者易工之卒就而成其志因易而
修道而享其壽矣豈意此志未就而中道奄忽至此
之速耶嗚呼痛哉我伯氏天分絕異不煩師承其於
經史邃奧之文能曉古人之意多有獨得之見至若
性理之說能探千古絕緒默契乎大音玄酒之原有
非末世俗儒之所可窺測者如弟顓蒙淺陋雖不得
洞然明解顧嘗樂聞而願學焉斯道也斯說也於今
絕矣吾雖欲更問而學之何可得也嗚呼痛哉死生
命也先後雖殊及其歸則一也弟之顛毛亦已種種
既往四十七年有若一瞥將來年壽能復幾何畢竟
同歸早晚何關而唯是吾兄弟四丈夫與二婦人孤
露此世與相依倚今之零落已一半矣弟妹三人草
草相對自不覺神情之慘愴而涕淚之汪集也嗚呼
痛哉先君德山之墓因術家訾毀之言而素有遷奉
之計先妣黔陽之墓因此而迄未移祔吾兄弟情事
未伸食息靡寧而中緣伯氏久病定山未易到今遷
就及我伯氏之喪欲占數穴之地以完大事弟與姪
子奔走求山暨今七箇月始得定山於松都此即伯
氏前日之所樂者也原雖改占局則無變伯氏之靈
今亦有樂乎斯丘而先君衣履之葬亦合移奉否乎

伯氏有靈何不一臨於夢寐而下告明白乎嗚呼痛哉弟與伯氏從此訣矣略抒心懷哀不能文言有窮而情不可終臨柩悲嘆淚盡腸裂心之痛矣與生無歇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祭光城府院君文 代人作

大賢之後金玉其人器宇重厚資性孝仁喬岳泰山莫能窺涯陽春麗煦孰不飲和歷敭華貫非藉名閥盡瘁三朝終始一節謨猷廊廟 國家所毗輔佑賢德士林是恃文衡之主世擬燕許國舅之尊人比馬竇富貴不累謙素益明向際時艱炳幾竭誠轉危爲安仍掌兵柄功存 社稷名冠彝昂如柱中流若虎在山晚歲優游解符就閒德業既茂朝野係望云胡大屋忽去棟樑蒼生無祿哲人其萎訃聞 宸極辰日興悲 聖教哀痛天奪奚遽邦其殄瘁士女相弔葬加一等禮隆賵贈庭列三槐善積餘慶生死俱榮天壽奚論獨一遺憾高堂有親鶴髮皦皦行路亦惻想公泉下未瞑其目顧我老友從遊二紀瓜葛之托蒹葭之倚情意綢繆杯酒慇懃半世交驩俱到白紛後值出守夢想清芬晤語雖阻書問屢勤昨歲仲秋因事抵京公即來訪依舊神精談笑從容實攄平素

那知一別便成千古向風長慟言不忘懷身縻職事
曷云能來載馳斯文聊以洩哀靈如有知歆此一杯

祭安陰縣監李鵬舉文

維歲次丙子十月甲申朔二十六日己酉近故安陰
縣監李公鵬舉之柩自花山踰竹嶺歸葬于豐德路
由丹丘友人豐川任陞適守茲郡敢具薄奠迎哭以
文曰嗚呼我公器宇磊落襟懷倜儻眼空凡流唾鄙
俗狀早以文鳴卓魁蓮榜晚屈祿仕才高命枉憤世
嫉邪恒多慨慷正言直行不少俯仰守法無撓見敬
官長雖累困躓益自骯髒若次公狂類長孺戇圓方
齟齬世不我賞三宰雷封輒坐强項巧讒何傷公議
罕向柳下三黜心齊得喪花山數畝暫稅歸鞅一夢
人間萬事惻愴旅館招魂素紼誰相顧余晚交深相
詡獎寮寀驩情每懷疇曩十載雲樹幾勞悵望今焉
永隔痛深穹壤一片丹旌路出弊境攀輀一號有淚
汪汪單杯薄奠聊酹總帳不昧者存庶幾肸蠁嗚呼
哀哉尚饗

祭高察訪汝根晦文

維歲次辛卯秋八月二十四日辛巳友人豐川任陞
謹以薄肴單醪哭訣于處士高公之靈筵曰昔余少

而未知公也余家兄宰桃源郡公爲親躬搜壽器于
峽中家兄與之一會焉歸而教余曰高生孝子而介
士眞可友也余友洪寬甫碩普明于醫理公爲親問
藥于寬甫日造其門寬甫嘗語余曰高君孝子而介
士也家兄之教與寬甫語若一焉余深信而異之得
與遇於洪友叔範所一見莫逆也公不赴舉而志于
學受業于同春先生之門其爲學也非口耳于外實
操存于內也先生旣下世姦壬當朝大禍斯作追罪
先生誣辱慘毒門生四人冒死訟寃共被竄配公其
一也及夫世運回泰在銓者知公學行舉而除官至

于再三而公不一就竟杜門固窮而終焉嗚呼世復
有斯人也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公竭事親之誠則
孝也盡事師之道則義也守獨善之心則賢也公雖
不出身事 君使 聖朝知有篤行高節之士其爲
補於國亦大矣出與處何間焉若公可謂無媿於生
三事一者矣嗚呼世復有斯人也耶唯公剛果而溫
和恬靜而明悟居家行義旣已修潔而短褐穿結簞
瓢屢空安貧樂道終日危坐四壁蕭然唯一床書一
張琴而已苟非其義雖一毫不取也苟非其人雖百
造不交也所與友者不過數三同志之士而一許其

交開心見誠終始不貳余以蒹葭倚玉今幾四十年矣公以余疎誕而不染於俗眞率而不飾其僞相得相驩而無厭焉嗚呼世之無眞友也久矣公之於余豈非知己之友也哉白首垂死之年公今先我而逝斷絃之痛知者何人公之就木病未能撫屍焉今將入地而又未能臨壙焉賻襚之儀亦復闕焉老者不以筋力爲禮貧者不以貨財爲禮雖曰古訓獨不有媿於生者之心耶哀不盡言言不盡情一杯相訣庶鑑此誠嗚呼哀哉

祭亡女第四娘洪氏婦文

維歲在戊戌亡女洪甥婦令人之柩將以十月之初吉乙巳朝向豐德以四日戊申永窆其啓殯前一日九月之晦甲辰父水村翁薄具肴醑哭而告訣曰嗚呼哀哉汝何以棄我而先逝耶汝何以棄我而先逝耶我今齒迫八袠去死無幾汝留在世哭我之死此理之常而事之宜也乃反使臨年之老父先哭盛歲之少女白首號咷日夕傷割此豈非天理之甚乖而人事之大舛者耶我曾以此語哭告于兩女之柩矣豈意今復以此語哭告于汝耶嗚呼痛哉余年三十九而得汝汝生而仁淑敬謹得於天性處家而待父

母出嫁而事舅姑俱極誠孝閨中範則實多過於人者而父母兄弟猶有所未盡知也以汝志行之純至觀之則與善之天宜付壽福而奈之何身嬰痼疾十載沉淹多卧少起終未蘇安遂至於蘭摧玉折奄然夭坳夫壻筮仕數年而未及見陞遷一子稚齡奇俊而未及見長成曰壽曰福於汝則皆否天之報施之道果安在哉痛矣痛矣昨年以來我因衰病不出訪汝未數汝又長抱苦疾歸寧亦罕伻問日至每道懸慕雖在一世時或間濶則思戀猶切汝今永辭我矣我安得復見汝耶我安得復見汝耶從此爾我之重

逢唯指九原之期而已嗚呼痛哉我有三子六女皆得長育嫁娶內外諸孫詵詵成列世謂我有子女之福矣豈謂衰暮之境命途奇釁喪禍荐酷先哭第五女復哭第三女今又哭第四女六年之內三女之喪次第相仍雖使我鐵石爲肝腸安得不摧裂而分崩耶我本性坦而心緩雖遇喪慽不曾過哀傷生而一自哭汝以來語及必涕出思到輒哽咽雖自排抑欲忘而自不能禁此縱由於老衰心弱之致而苟非汝平日誠孝之篤我之撫愛之深豈至是耶嗚呼哀哉汝之長女才已成婚其下子與女皆幼末女一孩猶

在襁褓嗟我洪甥對此滿前之稚弱安仁悼亡之情其何以忍耐耶嗚呼哀哉汝於生前雖未得享受多祉而及其死也內外親屬咸曰賢婦人亡矣莫不嗟惜而悲傷豈不有愈於不肖無德而幸叨齒福者況汝夫婿賢而有文擢第非遠而汝之子千里駒也汝之婿謝家寶也汝家必將蔚然大興爲世艶稱身後榮慶亦足爲貴此無乃天之所以追報其善者耶汝今將永歸地中而嗟吾老病莫能出郊送柩又無由赴遠臨壙茲酹一杯慟哭長訣滿腔之懷哀不能文汝雖在冥冥中想知老父之此情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祭從孫邈文

維歲次己亥七月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從祖水村八十翁以單醪薄肴哭奠于從孫邈之靈曰嗚呼哀哉汝早失所怙自在童穉來依於我受學於我我視汝猶己孫汝視我猶親祖情誼之篤至于今如一日焉汝爲人俊偉能辨事理之是非我之恃汝而仗汝者寔非等閒豈料一朝汝忽棄我而先逝耶痛矣痛矣我於今春鎖直藥院汝入來見我纔過五六日聞汝病而證可疑政當癘屍盈城之日驚憂忘寢者涉

旬汝訃遽及於禁直中余不敢哭而只自涕汪汪也
對人語及輒不禁淚直院諸人莫不見而悲之嗚呼
傷哉余於白首垂死之年喪慼荐仍而忽復失汝夫
豈有樂生之心哉痛矣痛矣汝文藝不凡而既自廢
舉才器過人而布素終身何其受禀之厚而賦命之
薄至於此耶汝有七十歲老母思汝呼咷之泣何忍
聞之汝有抱病之妻自汝喪後委頓苦塊日夜號慟
危綴難保而汝之一子稚藐病弱耳目所及莫不悲
酸況我此情其何能忍耐耶汝以窮窶之家無以斂
葬汝兄辛苦丐貸竭力營辦而因卜山未定今擬權
窆汝柩於衿川先壠之下遠日旣卜轎車將啓茲以
一杯酹汝相訣念汝茲行何日復來病裏數行之文
不能盡情不能盡哀汝於冥冥之中想知我心嗚呼
哀哉

耆老所祭領府事李公濡文

一世元老　三朝宿德氣度溫雅襟量冲慤早歲蜚
英歷敭殆遍經幄臺省聲譽益闡出按三藩惠化流
布入長兩銓績用茂著爰陟上相士庶加額十載廊
廟爲國柱石營築北城殫盡腔血星暎南躔缺躋耆
所西樓舊事千古再覩　錫宴便殿君臣同樂　黼

座昵侍蒼顏白髮報答罔效　仙馭上賓共抱　宸
章攀號秋旻嗟今槮蟻公獨先遂玉欄看花歸侍則
喜棟折樑摧國將疇倚自念昌集感忝內從平生進
退夷險與共眞遊莫挽衰朽獨留國計民瘼更誰同
憂堅之於公最蒙殊知耆席叨陪光塵幸隨轉眄之
間事往跡陳勝會難再薤露傷神存者九叟俱纏衰
疾莫雖未同情則如一辦以心香和淚薦酌庶幾英
靈俯賜歆格

祝文

長興淵谷書院追享屯村兩丁祝文

居家行義立朝風節與道終始永頌休烈

禮林書院佔畢齋復謚改題位版告由祭文

唯我先生道尊德備文以立教忠以行己節惠之加
疇復易此始焉　寵贈寔循公議代忠以簡追示貶
意時世旣遠莫知所以斯文慘禍粤在甲子議謚賢
臣極律並被變亂黑白何所不至　靖國之初昭雪
勤摯復官廩家收錄後嗣獨遺　宣謚更莫提起禍
亂甫定子孫幼稚無人申白理勢固爾寂寥到今餘
二百禩公家實蹟障子在笥一幅絹素炳然三字逮
我　聖明畢舉廢墜慈孫訴寃血籲投匭　命下未

行累易年紀朝著多故致有闕事式至今日幸蒙採
記儀曹　奏覆渙降　恩旨　賜誥重申榮賁九地
儒林溢彩簡冊增美矧我院宇昌勝賀喜茲涓吉辰
改題神位敢將厥由先庸告祀

禮成祭文

恭唯我佔畢齋先生以世儒宗爲國名臣統傳道學
德高行純身后禍福與時詘伸雪枉以來　褒寵備
臻初謚未復而獨因循神人壹鬱今二百春幸蒙
天恩誥命重申節惠盛典雖舊維新事曠今古榮動
儒紳顧我院祠俎豆所陳易版改題載卜吉辰大禮
既成敢蔵明禋

黃澗縣黃嶽山祈雨祭文　丙辰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宗鎮一境神化廣宣噴雲洩霧
駕風鞭霆澤物惠下赫矣其靈有水有旱唯神是禱
曰雨曰暘唯人所告於乎何辜哀我黎民枯旱連年
饑饉薦臻殿屎相望菜色盈野忍飢東作田未盡播
今春雨足憂者以喜伊誰之力寔賴神賜如何旱魃
復肆其虐杲日凄風于今二朔蘊隆蟲蟲如惔如焚
驕陽亢極川澤乾源沙焦石爛原野滌滌甌窶火燎
汚邪龜坼青者黃矣秀者槁矣闔境嗷嗷民無生意

及今不雨大命近止神理本仁胡寧忍此忝叨百里
七月于茲胡瘨我旱憯不知其人抱寃歟吏行姦歟
訟不公歟賦不寛歟罪在守臣民實無辜憂心如熏
若已痛痛肆將菲薄齋肅申誠神其愍卹大霈即行
蘇枯潤涸轉栽爲祥報事無斁于神有光

山陰縣山川祈雨祭文 辛酉

於戲山也者鎮其土者也神也者庇其人者也居其
土者非山曷以仰之爲其人者非神曷以依之是故
人遇栽沴莫不饗祀而祈之神垂歆卹莫不保佑而
惠之神人之際重矣感應之理明矣唯我尊神廼此
土之鎮而此人之庇也土有栽而神必祛之人有禱
而神必假之化被草木澤及昆虫使一境耄倪仰之
依之者匪今斯今誰昔然矣今此土不幸遭罹苦旱
之栽雨澤不下餘二十日噫嘻棘哉其將無禾矣無
禾則無食矣無食則無民矣無食無民一境空虛則
烏在乎神之鎮之而庇之烏在乎人之仰之而依之
哉陟受　朝命來守是土六朔于今矣遘茲亢炎心
用焦勞越在戊辰式遵故典修事虔祈而神不顧享
雨意漠然自惟誠淺禮薄宜無以感格吾神而仁明
所鑑獨不哀無辜之下民哉雨者天之澤而神之所

司也何天之澤非神昌因茲敢不避煩瀆又復血籲伏願尊神俯燭微悃即降霈澤使鎮而庇之者更彰其化仰而依之者益懷其德豈不偉哉豈不盛哉

右榆山

於戲環此縣皆山也彼巍然之高崒然之秀非不衆也凡有禱必於是者豈非其靈應之特異也哉唯我尊神雄峙縣西夙耀明化洋洋在上而敷澤于下歲遇栽沴未嘗不來祈既來祈請未嘗不感應使我一方民仰之戴之稱山之德頌山之功亘古今不衰可謂靈也已今者是縣夏旱孔酷未蒙雨澤二旬有餘

穡事將棄上下遑遑凡所以致雨之方靡不用極咨詢于民僉曰神哉不假筮日迺於戊辰式陳醴脯仰于于神而神聽漠然霈澤終靳自惟愚陋忝叨邑宰事神治人咸失其道不我顧享固其宜矣第念神人一理顯晦無間今此下民舉罹饑饉而至于死亡亦非仁明之所樂則寧可以罪在守臣而移怒於元元哉茲敢不避禮煩之嫌復瀆崧高之下伏願尊神降鑑微悰洞然有作沛然有下使昔之靈應者今而益彰前之稱頌者後而彌遠配天之功于神有光豈但民之受賜而已哉

右岡高

於戲歲之有暵乾生民之大戚也山之有禱祀聖人之明典也凡遇歲之菑必有事于山者盖以其能有感應而能施惠澤也如或有禱而神不格有菑而神不祛則聖人之明典豈設虛文而生民之大戚若何而得免也唯我尊神峙我縣南最近而最靈旱必有禱禱而輒應者盖有年矣今茲之旱亦云太甚及今不雨大命近止我用是急越在戊辰敢以瘠酸之奠仰凌高明之聽而未蒙顧享點雨不下豈以其罪在邑宰而莫之省耶是何昔之靈應者今則閟之昔之施澤者今則靳之耶顧惟愚庸猥叨分憂事神治人咸失其道神不保佑固其宜也第此環百里赤子亦復何辜今使稼穡卒瘁饑饉薦臻死亡殆盡一境空虛則竊恐至仁至明之神將不免惻然盡傷於冥冥中也茲涓良吉復瀆尊嚴禮煩之請有不暇顧伏願吾神愍之恤之哀之矜之大霈甘霔活我元元則受神賜而頌神德永永無極神其鑑哉　右城南

維歲次白雞月在青馬哉生魄越六日癸酉通訓大夫行山陰縣監任堕敢齋肅敬告于龍淵之神曰嗟我至靈之神明聽余言唯神宅于茲土唯民亦居茲土民非神何戴神非民罔以施澤神與民厥亦相依

哉今旱魃敢肆暴虐赫赫炎炎莫之能沮焦爛我畎
畝焚燎我秔稻以殘害于茲土夫知保抱携持厥鉏
犂以哀籲天肆余墮受　王命篆茲邑不忍民之罹
于栽夙夜焦勞罔敢荒寧靡愛斯牲靡神不舉越在
戊辰式禱我明神而不我顧享靳我一霈嗚呼曷故
憯不知其菑不虐生唯人所召豈余罪之多參而菑
不祛耶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豈余誠之淺薄而神不
澤耶唯我神縱以墮之罪多誠薄而棄之曷不念下
民之無辜神庇吾民民仰吾神微神民其薨矣民之
魚喁神其可負哉今余墮乃敢復用柔毛清酌躬自
瀆于明靈唯我神尚克聽余即行神化滌除熾魃以
救斯民無作神羞

右龍淵

維茲旱之太甚兮嗟蘊隆而蟲蟲則不可以推沮兮
云余心之斯恫靡吾神其曷穀兮曾肅事而再陳誠
匪淺於顒若兮奈抱憂於負薪媿吾祭如不祭兮宜
降享之莫顧何明神之孔仁兮應反捷於桴鼓越二
日之甲戌兮下一鉏之甘霔庶既霑而既足兮方四
野之抃蹈胡爲德之不竟兮欻霧捲而雲收浥龜坼
而旋止兮如點雪於紅爐秧將移而復輟兮苗欲蘇
而仍枯密雲屯而開闔兮冷颼凄其如秋初庚忽其

已過兮節候寖而晚晚倘數日之靳澤兮望西成之
將斷況茲魃之既虐兮又重之以蟊賊咳民生之何
辜兮天降菑之此酷唯稼穡之卒瘁兮恐大命之近
止顧余忝乎茲邑兮誠不忍乎立視躬執幣而血顙
兮凌崧高之維嶽呼不暇乎緩聲兮禮至三而非瀆
緊生齒之汲汲兮徵我神則薨矣體生生而同仁兮
神與人其一理冀赫靈之降鑑兮布配天之鴻渥與
祁祁而沛然兮俾滂沱乎三日滅乾薶之熾火兮掃
食苗之繁螟周高下而遍洽兮變枯黃而回青則吾
神之盛德兮然後知其溥博環一境而仰止兮崇報

事而無極

右榆山

山陰縣山川祈雨祭文

維歲次壬戌五月戊申朔十五日壬戌通訓大夫行
山陰縣監任堈敢以翰音甘醴之奠齋肅敬禱于城
南山之神曰恭惟鬱駿駿紆巋錡湛厖鴻隤祥祉氾
布濩潤萬物澤旁魄曾濡沕恫茲魃復煽虐呀火腭
閃電目張炎威領熱屬燎野青炙地赤唉下土丁耗
斁區種暵絕移樹麥既失禾將無饑薦臻垠昜辜停
犂嘆廢鉏泣疚哉鞠兢業業弗控神吾害望竭鳧藻
冀肸蠁庶感誠垂冥應澤通氣地出響與祁祁滅炎

炎千里足三日霑侯不茂人穀腹爭鼇抃戴烏赫

右城南

維歲次壬戌五月戊申朔十六日癸亥具官某敢以
瘠酸之奠麤薄之幣齋肅敬禱于龍淵之神曰恭惟
襲九淵泐潛珍爲德中行化神嘘雲霧駕風霆斡玄
造濟生靈咄我土胡不祿憎茲魃又來虐挾日轂張
火傘井泉焦砂石爛濕亦暵土盡赭節不淹時半夏
秧未移苗則枯民束手爭嗚嗚歲大無待可立若失
今殆汲汲維行澤在天用舍明神吾曷控冀顧享燭
誠懷反炎風鼓震靁益霖霖俾滂沱回嚬呻變笑歌
恩浹骨悳銘心勤報事世世欽

右龍淵

山川再次祈雨祭文 壬戌

大旱已極於焦爛正急虞憂至誠未感於神明更伸
殷祀痛迫靡顧呼豈緩聲念惟下民之何辜未蒙上
天之垂平乃者暵澇之兼備致五穀之不登茲焉饑
饉之荐臻發三倉而未遍奈何今日之旱太甚去年
之災自四月以來點雨不降環百里之境區種無期
愍中谷之萑乾野無青草傷西郊之雲密田起黃埃
向遭雩禱之規爰舉望秩之禮牲幣菲薄宜顧享之
不回誠意淺微媿感應之若邁出日杲杲彌切鞠哉

之嘆興雨祁祁尚靳沛然之澤哀我赤子噫其盡劉
號彼蒼穹嗚乎曷故肆陳兢業之悃再浼崧高之聽
黍稷之享非馨庶可鑑也神人之理罔間寧不惻然
願霈數日之甘霖以慰三農之渴望　右岡高
蓋聞遇災則禱山川之祀列焉有感必通神人之理
一也苟或莫瘞而蔑效若何耗斁之克除顧茲夏節
之方中又見周旱之太甚密雲不雨殆一月而曠乾
每夕凄風宛三秋之景像愍千里之將赤澤盍焦源
瞻四野而無青種不入土唯其民事之汲汲是用我
懷之遑遑向以菲薄之儀躬行蔵拜敢將渴急之悃

仰干崧高固知感應之不差靈德至矣只緣誠敬之
未盡神聽漠然嘒嘒其星望昊天而莫訴杲杲出日
慘旱魃之難推嗚呼翼小心而疚哉於余胡忍哀大
命之近止彼民何辜肆竭罔罔之情更瀆巖巖之位
靡瞻靡顧捨西岳而誰宗如惔如焚决東海而可救
毋以守宰之罪移怒羣生須體上帝之仁行惠下土
亟霈三日之甘霖以活四境之枯魚　右榆山

山陰縣榆山祈雨祭文

嗚呼維茲之旱可謂棘矣粤自仲夏之旬至于今三
月矣在六月己亥始有驟雨纔一鋤而晴及十七日

辛亥又有三日之雨細如絲縷僅浥塵而止逮于再
昨之夕有雷有電謂將大霈而乍灑即收噫嘻慘矣
枯者若何而蘇涸者若何而潤野無青草何恃而不
恤田卒汚萊何賴而得甦哉秧之未移者已無及矣
畝之高燥者已無望矣川涸而溉者龜坼澤乾而霑
者生埃栽之所被山野同酷而豆菽黍粟種不入土
節候晚晚火已西流哀我蒼生大命近止嗚呼茲旱
可謂棘矣是用遑遑靡神不舉乃於六月癸亥式遵
前典敬禱于崧高之下而神聽漠然霈澤終靳豈以
墮之誠淺禮薄而不我顧享耶瞿然思愆臨餐忘食
顧念神人一理顯晦無間更陳至誠庶幾冥應茲敢
齋肅血籲冀蒙至澤伏願尊神鑑此微悰快降甘霔
以活元元則之功之德于神有光豈但墮與茲土之
民受賜而已哉尚饗

丹陽郡龍湫祈雨祭文 己卯

維歲次己卯五月己巳朔二十八日丙申通訓大夫
行丹陽郡守任墮病未將事謹遣儒生申周望敢以
醴酒薄具敬禱于龍湫之神曰參天有鬱峻峙崚嶒
洞地無底厚積泓澄肅肅神居是據是憑神唯至靈
天用見稱怒而電感噓則雲興澤物除栽恩普施弘

有禱輒應功不可勝民之戴神遠矣自曾嗟我下民
神寧不矜大無之酷三歲相仍八路薦饑殲盡黎蒸
幸賴神祐昨歲少登孑遺餘氓產猶無恒恐失今秋
莫不兢兢神胡不哀乃反見憎縱茲虐魃恣所憑陵
夏已過半旱炎罙增凄颸夕凜密雲朝凝其雨其雨
杲杲日昇涸我川澤折我畦塍麥已就枯饁餉何能
秧皆未移兒札可徵大疫方熾苦旱又乘四境魚喁
號泣成朋哀我赤子災禍荐層夙夜冲冲心肝若崩
六載分憂恒戒履氷今逢慘災若魚中罾敢竭衷赤
來禱攀藤奠薄誠深稽首撫膺神其降鑑明若燭燈

大霈即行如響斯應至仁至澤天意是承感戴神恩
歌詠將騰報祀無斁永垂縑繒一辨心香鳧藻難凭

忠州纛祭文 代作

大事在戎忘戰則危鎮管有制蒐閱以時兵馬既同
營陣方閱三軍司命唯在旌旗式遵典禮是祭是祈
神其降佑揚我武威

水村集卷之十